



青年自學叢書

# 到農村去

吳紹荃著

生活書店發行

重要書目

# 到農村去

生活書店發行

生活書店發行

一九三六年六月

---

農學年會

# 到農村去

著者  
發行人  
發行所  
特約經售處

吳紹奎  
徐伯斡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生活書店  
重慶·星加坡  
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成都

版權所有 \* 不得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

## 自序

三十三年秋天，一團高興，抱着懷鄉的情緒，回到了邊遠的家鄉。

對於一個長期在都市裏，思想被書本知識牢籠了的人，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最愉快的解放。

在家鄉小住八月，有五個多月的時間是和工人生活在一起。爲了使身體更健壯一點，也常常參加到他們隊伍裏工作。這時我初次領略到工作間歇的片刻休息是最甜美的。

工人多半是脫離農村的勞動者。從他們的閒談中，我聽到不少的農村真像，因此也就確立了『到農村去』的目標。

三十四年的夏天，燃着如火的希望，到了昆明。爲了招喚民主下鄉，和爲了將來工作的方便，我收集了一些先驅者的經驗，並加上從各方面歸納出來的一些原則和方法，寫成這本小冊子，算是把過去的農村工作經驗作了一次小小的總結，希望從此又展開新的一頁農村運

動史。當然限於自己的能力，寫得很不夠。不過，爲了效忠民主工作，「貽笑大方」也顧不到了。

吳紹荃於昆明「民主堡壘」一九四六，三月。

# 目次

## 自序

|     |               |      |
|-----|---------------|------|
| 第一章 | 引言            | (一)  |
| 第二章 | 爲什麼要到農村去？     | (九)  |
| 第三章 | 農村中存在的問題      | (二〇) |
| 第四章 | 農民的要求，心理和生活狀況 | (四三) |
| 第五章 | 怎樣到農村去？       | (五)  |
| 第六章 | 在農村中幹什麼？      | (六三) |
| 附錄  | 幾個模範的農村工作者    | (九〇) |

## 一 彭湃

## 二 寸樹聲

三 江慕農

四 一個理科學生

## 第一章 引言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前進思想家黑爾岑，曾經向俄羅斯一切知識份子呼號：

「上那兒去？鬧着知識荒的青年們！我可以告訴你們，上那兒去嗎？伸過耳朵來，聽着——黑暗並不能阻止你們的聽覺啊！——從我們廣大土地的所有角落裏，從頓河到烏拉河，

從瓦爾加河到地尼泊河，發出呻吟，吐出怨恨的呼聲，——這是開始狂怒的海浪的第一次的激吼，長久悶人的寂靜底大風雨底的顛狂！到民間去！到民間去！——那是你們的處所。

呵！知識界的流放者啊！證明給那些俾期通（註：一八六一年歷平學生運動的將軍，他曾對士兵說，學生運動是少數教蠶不滿於農民解放而起來搗亂的）們看，讓他們知道從你們裏跳躍出來的不是教蠶而是士兵，不是僱用的走卒，而是俄羅斯人民的戰士！」

千百個俄羅斯青年立刻起來回答這個號召。在八十年代初期，在學生陰暗的寄宿舍裏，在課堂上，充滿了低沉但是有力的話語。「到烏拉河去！」「到伏爾加河去！」「到南方



去！』好！你願意立刻到民間去！我們是同志！』這種激動的聲音打進每個青年的心坎裏，他們抱着一顆虔誠的心，拋開書本，衝出課堂，冒風雪，忍飢寒，英勇地走到農村中去，工廠中去。

在一八七四年的春天，幾千人穿戴着農民用的羊皮衣，木靴，氈帽，離開了他們安適的家庭和學校。他們分散開來，加入農民的隊伍。男的多半做醫生，外科助手，小學教員，教堂僕役，苦力，銅鐵匠，木匠，女的則做教師，僕婦和保姆。他們都做着鄉間最苦的工作，和平地向鄉間貧農宣傳着革命的思想。他們分散着革命的書籍，教給農民知識，教他們識字，更暴露專制的罪惡和地主的貪狠。有的和農民把鋤推犁，共嘗甘苦，在休息的瞬間，把近代的福音來宣傳。他們的一切工作都圍繞着『土地和自由』的口號。

但是，久處在專制淫威下的農民已失去了鬥爭的勇氣。『農民很害怕離開已知的現在，走向不知的未來。……他們一向服從慣了，從未做過甚麼抗議，這種目的在他們看來實在是太遙遠了啊！』（模克利維支）

這時農民鬥爭的時機還沒有成熟，而整個鬥爭的路線也有很嚴重的缺點：第一，他們除

了「土地和自由」的口號外，不能提出更具體的辦法和更切實際的鬥爭手段，因而引起農民的不滿。其次，由於學生們自身的弱點。正如克魯泡特金（當時學生運動重要首領之一）所指出：一個缺點是對農民觀念的錯誤，因為他們所受的那謬誤的文學底、歷史底和社會底教育的偏執，所以早期運動的多數發動者，都是特別不了解農民的。另一個缺點便是哈孟雷特主義，缺乏決斷力，或者更不如說：堅決已被深慮的蒼白的模型所損壞。同時，上層統治集團的挑撥離間，更加强了學生和農民中間的隔膜。於是在沙皇憲警的追捕下，許多學生被捕了。一八七四年三月份在三十七個省份裏捕去了七百七十個學生，其中下獄的共二百六十五人，立即釋放的共四百五十二人，不知下落的五十三人。一八七四年俄國全境所散佈的革命團體，全遭破壞，被捕學生在獄中慘遭非刑，有的慘死杖下，有的被處極刑，有的痛極自殺，更有的故意觸犯獄卒以求速死。轟轟烈烈的「到民間去」運動也就暫時失敗了。

但先驅們的血不是白流的，在他們白骨舖成的大路上，進步黨繼續持着鮮明的旗幟前進。他們的理想，在五十年後終於為多數黨實現了。在他們熱血灌溉的「處女地」上，終於開放了鮮豔的奇花，比他們的理想更要美麗，更要光輝，更要偉大！

七十年後中國的青年，在新的環境裏，在另外一種客觀條件下，用新的方式進行了『到民間去』運動。這個運動發軔已經二十年了。『五四』運動以後，就提出過『到民間去』的口號，『九一八』『一二八』以後，又有『到民間去』『到農村去』的口號，抗戰時期，也有『到前綫去』『到農村去』的口號。每次口號提出來以後，都會有不少青年走到農村中去，而且建立了輝煌的成績。這表現在八年間人民英勇抗日戰爭上，表現在敵後人民不屈不撓的民主解放鬥爭上，表現在大後方蓬蓬勃勃的民主運動上。

但今天當民主運動高漲的時候，『到農村去』的運動需要更加深入和擴大。所以『到農村去』『爲人民服務』的狂熱又在每一個進步青年心坎中沸騰起來，他們又將重新實踐這個時代所賦與的偉大任務。

今日的中國與七十年前的俄國有許多相似的情形。今日中國的學生與七十年前俄國學生的鬥爭，也有許多相似之點。他們同樣都是面對着那野蠻的不可容忍的壓迫勢力宣戰。他們同樣都對殘暴的敵人，用無我的精神犧牲奮鬥；對被壓迫的民衆則表示最大的虔誠與愛情。

他們的忠勇使一切壓迫者害怕，他們的熱情溫暖着一切被壓迫者的心靈。他們更同樣知道只靠一些「斯文種子」還不能解放廣大民衆，必須民衆真正自己起來，才能實現他們的理想，因此他們把希望建立在廣大民衆身上，投到他們隊伍中去，教導他們，更從他們中去學習。

但因為中俄兩國環境不同，而七十年來歷史上又起了絕大的變化，因此中俄兩國的學生運動也就迥然不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俄國在沙皇制度下呻吟着。沙皇，貴族，教會，地主給民衆的壓迫，和西歐民主革命（特別是一八七〇年的巴黎公社）的影響，使那個「苦痛的俄羅斯靈魂」激動起來，尤其是自由主義的學生羣衆要求革命。而廣大的農民生活在解放後更形惡化，真如學生們所說：「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憂愁，受苦和虐待。他們苦於飢餓，疲於勞動，永爲特權階級的奴隸，終日無休息，無希望，無安慰，無快樂的勞動着。」

反觀今日的中國，民衆生活的悲慘較俄羅斯的農民尤有過之，而且除了比沙皇制度更殘橫而狡猾的反動集團之外，還有外來的帝國主義侵略和日本再起的脅威。所以七十年前俄羅斯學生所要求的只是政治解放，社會解放；而今日中國的學生，則要更加上一個澈底的民族解放。因此，中國學生的任務比他們七十年前的先驅，是要更爲艱巨了。

但是在新的歷史下面，也提供了我們新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有利條件。

第一，七十年前的世界仍是處在黑暗之中，專制主義仍舊佔着主要的統治地位，人民的力量尚在潛伏期中。但是今日整個世界改觀了，人民戰勝了一切，人民創造了一切，而且人民將統治一切。因此七十年前的俄國學生只是孤軍作戰，而今日我們的解放運動將取得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援助。

其次，俄羅斯學生的『到民間去』運動，僅僅依靠一些先知先覺的知識份子，那時他們宣傳的對象——農民——是落後的，所以那時的知識份子稱民衆爲『沉默的黑土』。但今日中國的民衆已不再沉默了，他們已在世界革命的浪潮下面翻轉身來，他們非但不拒絕學生，而且向學生伸着歡迎的手。因此，俄羅斯學生的『到民間去』運動，只是學生片面發動的，而中國的學生運動在其整個意義上講，是在全世界人民解放鬥爭推動下展開的。

第三，七十年後，中國學生已比他們的先驅者有了長足的進步。如果俄羅斯學生只是抱着一個偉大的希望和一個獻身的決心走向民間，那末中國學生除此之外，更有實踐的經驗。他們不但學習了世界革命運動的經驗，更承繼了二十幾年來的中國學生運動的傳統。這使他

們有把握的獻身人民解放事業，在科學的理論指導下，用不可動搖的決心貫徹他們的主張。

所以，如果俄羅斯學生的鬥爭的結果是慘痛的失敗，那末中國學生前面不但有殘酷的廝殺，更有勝利的光輝的前途。如果俄羅斯學生運動是一個哀傷的悲劇，那末中國學生的悲壯劇將如哥德的「浮士德」一樣，在第二幕中轉為喜劇。如果俄羅斯學生播下的種子，要等到五十年後才開花，那末中國的學生如果堅持不懈地奮鬥下去，即刻就將產生偉大的成果。

我們的奮鬥不單是悲壯的，而且是歡樂的；我們不單有失敗有挫折，而且將得到最後勝利；我們不單要用血淚灌溉我們的祖國，我們更要在歡笑聲中慶祝它的解放。——所以我們的奮鬥，不單是我們被迫如此，而且是爲了我們有勝利的把握。

\*

\*

\*

「春天將過，我們可以行事了。」俄羅斯的學生曾經迎着陽春溶雪這麼說。七十年後，當柔風吹拂了我們的頭髮時，我們說：「夏天將過，我們可以行事了。」

我們的記憶沒有衰弱，七十年前的呼號猶在我們耳邊響着，而二十年前繼續的奮鬥更在我們記憶中活躍着。大雪曾經侵透了我們的寒衣，但是凍不冷我們的熱心；炎日曾經晒痛了

我們的皮膚，但是征服不了我們的怒火。原始的肥沃的泥土氣息在誘惑我們，誠樸的健康的農民在叫喚我們。在我們的宿舍裏，課堂上也聽到了那麼低沉而有力的話語：「下鄉去！」

「好！你願意立刻到農村去，我們是同志！」

「到農村去！」是一句多麼令人激動的話語啊！它不但表現了今日中國青年的清醒，明確和英勇，而且表現了未來新中國的曙光。

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是光輝的，但也是艱難的；我們的前路是光明的，但也是迂迴的。我們不但要戰勝敵人，而且要改造自己，不但要戰勝現在，而且要建設將來。因此，我們不能不特別注意到自身的健全。今天我們還沒有完全克服小市民知識份子的動搖、傷感，這些在我們仍然是嚴重的。我們必須在實際工作中去糾正。在這樣一個殘酷的時代裏，是不容許「柔弱」的存在的。我們要在現實的熔爐中鍛鍊成鋼鐵一般的戰士！

最後，我們深信一定擔當得起這個歷史的使命。「我們要證明給那些專制主義的代言人看，讓他們知道從我們裏面跳躍出來的，不是一分贓主義者」，而是堅強的民主戰士，不是「混水摸魚的專家」，而是人民的摯友！」

## 第二章 爲什麼要到農村去？

民主運動到今天已經進入一個蓬蓬勃勃的新階級。不少的青年已經覺醒，大量的人民已經看清，但是應該承認，民主運動還是作得不够。

過去民主運動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呢？第一，爭民主的運動只存在於全國幾個大都市，沒有發展到邊遠縣分，更沒有普及到廣大的農村。民主思想僅僅是少數知識份子和進步人士所具有，而沒有真正普及到普通市民和廣大的農民。這是『不廣泛』。第二，雖然我們先進的知識青年作了無數次的宣傳訪問，想把民主思想深深注入下層人民的腦中，可是我們總沒有辦到和他們有密切的聯繫，使他們感到和我們之間是『休戚相關』。所以一直到現在，他們還認爲我們是『外人』。這是『不深入』。第三，在這種『好話說完，壞事做盡』的年頭，人民對於一句話或一個行動都是懷疑的。假若我們沒有作過直接對人民切身有利的事，只是『長篇大論』的向他們說，那麼他們聽過之後，充其量不平一陣也就完了。這是『說得多，



作得少」。

要補救過去的缺點，我們應當改變工作方向，這就不能不提到「到農村去」的問題。因為拿地區說，農村最廣闊；拿人數說，農民最衆多；拿對社會的貢獻說，農民最大；拿痛苦來說，農民最深；拿解決中國問題來說，農村問題的解決是個主要關鍵。現在我們要廣泛，要深入，要服務，要使偉大的人民發生力量，只有眼睛向下，看看農村。老實說，「我們的民主運動要是沒有廣大農民的覺醒和支持，難得到勝利，也斷難得到名符其實的民主」。

孫中山先生遠在二十一年以前，就會經強調「中國農民問題」和「農村工作問題」的重要性。他說「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的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並且在遺教中更堅決的說，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中國自由平等的目的，必須喚起民衆，而民衆的百分之八十五就是農民。毛澤東先生也說：「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封建勢力，只有把佔全國人民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衆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他又說：「學生青年，智識青年應該和廣大的工農青年結合起來，幾百萬學生同幾千萬工農青年結合起來，才能變成

一個有力的青年運動」。兩位先生英明的指示，在中國的革命運動中確是不可磨滅的真理。過去推翻專制的革命就是農民作的革命，不久以前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也就是農民作的戰爭。沒有農民的金錢糧食人力的支持，什麼革命抗戰都談不上。拖着落後的貧窮的廣大農村，中國的進步和現代化也談不到。

所以在五四之後，北平學生提出了「到民間去」的口號，大批的智識青年到農村去了。在「一二九」時華北學生更努力開闢農村工作。七七以後許多有為的青年與農工結合了。俄國學生在十月革命前，曾經迎着陽春浴雪這麼說：「春天將過，我們可以行事了」。在一八七四年的春天，幾千人穿戴着農民用的羊皮衣，木靴，氈帽，加入農民隊伍，作長工，醫生，教員，僕役，用最熱誠的心，和農民結合起來，以後才開了燦爛的十月革命的花朵。所以在民主運動熱烈展開的今天，又提出「到農村去，為農民服務，教導農民，和組織農民」的口號，是必需的，而且是應該的。

\* \* \*

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最中心的問題就是爭取三萬萬六千萬農民的自由解放。兩千

年來，中國歷史對於支持社會的基本生產者的農民，似乎特別來得殘酷。「他們在經濟上受剝削，在政治上受壓迫，而自己的生命財產，在法律上，獨得不到保障」。一年四季，辛辛苦苦的把勞動的結果，供給上層享受，而自己所得到的，却是苦痛，磨折，飢餓和死亡。歷史上，多少次數的「改朝換代」，只不過是封建社會的上層統治集團，由姓張的變成姓李的，整個剝削農民的封建機構，並未更改，農民悲慘的命運，更是毫未改善。一些「平民起兵」的「開國君主」，在開初打着農民的旗幟，受到農民的擁護，但一朝登上了王位，便馬上變成「專制魔王」，變本加厲的來壓迫他們的支持者。直到現在，成功以後的政黨，還是不脫此種陋習。中國農民也就在這種封建勢力壓榨之下，經過了兩千多年，一直沒有得到過解放。尤其是近百年來，由於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民族遭遇了絕大的災難，而整個的災難，又是被上層階級全部加到農民的頭上。租稅吸乾了農民的血汗，保甲制度把農民捆得不能動彈，鄉村政治暗無天日，農民們差不多給壓到地層裏去了。試問這樣多的農民得不到解放，中華民族怎麼說得上解放？

歷史的事實，證明了挂羊頭賣狗肉的爱民者，是靠不住的。要求農民本身痛苦的解除，

只有靠廣大的農民自己起來奮鬥。

在歷史上，農民反抗壓迫的鬥爭，曾一次次反覆不斷地發生。可是，不幸的，由於封建時代的農民在組織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地有許多弱點，缺乏明確的政治目標和一貫的鬥爭路線而不能得到成功。專制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的封鎖和殘酷絕頂的武力鎮壓，更促成他們的失敗。在這些血淚的鬥爭中，每次都不知屠殺了好多的貧苦農民，損失了好多的人民財富，使中國一再陷入「動亂」的深淵，歷史上留下「創鉅痛深」的殘跡。但是我們斷不能因此而看輕農民。使廣大的農民覺醒起來，組織起來，和城市的工人、知識分子聯合在一起，進行有一定原則的民主鬥爭，那是一個最偉大的力量。農民自身的解放和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都非在基本上依靠農民羣衆的力量不可。

\*

\*

\*

要喚起廣大農民和使廣大農民正確運用其力量，又需要大批已覺醒了的智識青年去做，這就需要大批知識青年，深入農村，與廣大的勞動農民結合起來，教導他們，組織他們，這偉大的歷史任務，是現階段的革命青年應負的責任。

八年艱苦的抗戰，終於得到了勝利。在這八年中，沐風栴雨衝鋒陷陣的是農民，努力生產，支持抗戰的也是農民。八年間，他們成年累月，日未出而已作，日已入而未息，在『民族抗戰』的大題目下，出錢，出力，出糧，出壯丁，流乾了所有的血汗。可是八年間，我們農民的血汗一到了土豪劣紳，奸商，大賈，貪官污吏的手裏，竟變成美金，變成別墅，變成富人身上的脂肪。

農民最後的一滴血汗在戰爭中榨乾了，現在他們已經是在啼飢號寒輾轉溝壑。戰後的復員工作，首先應當復員農村，救救農民。但是今天執政者的一切，正走着相反的路途。這擁有軍隊和特務的統治機構，從中央政府到省縣以至最低的保甲，以其全部壓力加於農民的頭上。農村經濟經過戰爭期的破壞，在極不平的田賦，兵役，苛捐，雜稅，高額地租，高利借貸的重壓下已經澈底破產。農民逃亡，勞力不足，田地荒蕪，生產低落，快要接近總崩潰的邊緣。而統治者還是不顧一切的在上面拚命壓榨，坐享尊榮。根據若干調查，中國農村若不再想辦法，不出五年，年青的走光，老弱的力盡，全國必發生糧食大恐慌。整個社會經濟的

崩潰更將不可挽救了。

只要是一個有認識的革命青年，就應當同情農民的痛苦，更應當察覺這全國命運的危險性，不能再『紙上談兵』，更不能再『置身局外』。我們應當下鄉，應當去減少農村中的黑暗，安定農民的生活，救救我們受苦的父老兄弟，更要把農民大眾的力量從分散，隔離，禁錮的狀態下凝聚起來，團結起來，作爲爭取民主，反抗壓迫的生力軍，依靠羣衆的力量去取得政治，經濟，文化的三大自由。

朋友們！鄉村的父老兄弟在呼號，田園將蕪胡不歸，是我們回去救農村的時候了！

\*

\*

\*

還應該看出，知識分子到農村去，不僅是救農民，也是救自己。假如我們空懷着救國救民的抱負，却不去認真和人民大眾的力量結合起來，那麼我們不過是些說空話的無用人而已。究竟人民苦痛到什麼情形，究竟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怎樣，假如我們全不知道，還談什麼救國救民？所以我們一定要認真把眼睛往下看，往下看到中國社會最底層的廣大農民，進入農村，和農民生活在一起，這樣我們才能使我們的書本知識和實際生活結合起來，使我們

知識分子和農民的力量結合起來，於是我們才免於是說空話的無用人。

我們主張，知識青年到農村去，農村知識青年不要出來，全國各縣中學以上學生自動組織農村問題研究會，農村工作者和城市學生聯合起來。

知識青年在都市中固然也有不少值得做的工作，但是要知道在全中國只有少數的幾個都市，都市外面有最廣大的農村。知識青年不應該都擠在少數城市裏，把農村置之不顧。農村需要知識青年去工作，農民需要知識青年去幫助。而且因為農村中的貧窮和落後，都市的社會經濟情形也決不能繁榮振興。都市中充滿了失業、貧窮的現象和各種各樣的罪惡，離開學校的知識青年走進這樣的城市，那裏能夠遇到他所理想的環境呢？有的甚至受環境的影響而腐化墮落，有的雖不甘墮落，但因處處受磨折，受冷待以致牢騷滿腹悲觀失望。對於這樣的人我們要勸他，我們知識青年既不要被環境同化，也不心灰意冷，我們應該和廣大的人民羣衆結合起來，到農村去就可接觸到最廣大的農民。看看他們怎樣地受苦受難，我們就會感到自己受的一些遭遇實在不足道。和他們同呼吸，同歌同歡，同作同息，這就能使我們智識青年得到新生。

已在農村中工作的知識青年（小學教師們，農業推廣員們，合作指導員們……）現在站着的崗位，最適宜於展開農村工作，請相信，農村工作是有前途的，有趣味的，請站定崗位，不要爭着向城裏跑。

學校青年不應該只讀死書，這已是不待證明的道理。而且在支持整個國家的命運上每個人都不可放棄的責任。有些貌似正經的人愛說：「學生們，年青，認識不夠，求學的時代應專心一志的求學，不應分心來管外事」。但是老實說：在中國這種麻痺了的社會，學生還是清醒的，學生還保有獨立的人格，學生不說話，誰敢出來說話？！學生不出來監督，誰敢出來監督？！而且那些勸學生專心求學的人，等到學生畢業後，他們又要說：「你們學生只曉得唸書，社會上的事情不像書上啦！光是書上的一套，拿來行不通。」我們要反問他們，「既然光是書本上的一套行不通，你們爲什麼要叫學生們埋頭不管事的去讀死書呢？」

老實說，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學習離開了實際便不是實學，學習離開了人民便沒有用處。在農村運動中，學生們既然因爲唸書的關係，不能下鄉工作，就應當組織起來從事農村問題的研究，並且做農村工作者的後盾，支持他們進展工作，幫助他們克服困難，救援他們



脫離危險，鼓吹更多的工作者下鄉去！

各縣中學的農村問題研究會組成以後，便可以往全縣各鄉聘定農村通訊員。最好農村通訊員就是一個農村工作者，如果不是，應當說服他們担負起工作來。研究會經常以都市的書報、刊物和新鮮的消息供給這些通訊員，通訊員則經常調查農村社會的實際問題，收集農村中的具體材料（如土地，出租，副業，借貸，農產銷售，糧政，役政，保甲經費，一切攤派，以及風俗習慣，教育狀況……），供給學生們研究。有時學校的研究會亦可擬定關於某一問題的調查提綱，交通訊員調查。每一縣的農村問題研究會，將整理好的材料保存起來，將研究的發現的新東西在刊物上發表。這樣就可以供給出新鮮豐富的農村社會調查的材料。

作為全省最高學府的大學裏的青年更應當負起推動全省農村運動的責任，首先在學校裏組成農村問題研究會，直接推動全省各縣中學農村問題研究會的組織，指導他們的方向，供給他們以書報刊物。在外教書的大學青年，亦應間接扶助學生組織起來，工作展開以後，可出農村工作通訊等刊物，報導各工作者在農村工作的情形，及各校學生監督糾察農村政治的事實，稿件新鮮生動，來源不虞缺乏，必可成一漸次成長之刊物。在必要時還應作各縣農村

問題研究會及農村工作人員的聲援。有了城市學生做後援，那麼在農村中的知識分子也不致於有人孤勢單耳目不靈之慮了。

我們應該知道，知識分子到農村去，是知識分子得到新生的道路，廣大的農民在知識青年的幫助下覺醒起來，團結起來，漸漸參加到爭民主的鬥爭中去，這是中國得到新生的一條道路。

### 第三章 農村中存在的問題

要去做農村工作，必須了解農村中實際存在的一些問題。本章分別從土地，租佃，高利貸等七項問題來描繪大後方農村經濟的一個輪廓。因為調查未能普遍，所以舉出的例子，大半是個別區域的（雲南、四川一帶），但別的地區也是大同小異，不會相差太遠。

#### 一 土地

土地問題，是農村中第一個根本大問題。一切農村問題，都由它直接或間接的引起，封建的剝削關係尤其是直接根植於它。土地的分配越是不均，封建的剝削越是厲害，農民的生活越是痛苦，地主與佃農間的關係越來越對立，鬥爭終究不可避免。

中國耕地據戰前古梅先生的調查共有一、五五八、〇二六、六四一畝，照中國農民三二二、五二三、一八一一人平均分配起來，每人僅得四·八畝。這個數目本來就少得可憐，而這

些耕地的絕大部分從不屬於農民。多數的農民自己並沒有土地，大多數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裏。從清末以來又歷受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廣大的農民身受着一重重的壓榨，於是窮人變得更窮，原有田的賣了田，原為自耕農的成了佃農，土地分配更趨向集中。這就使得土地問題一天天更加嚴重。

抗戰八年間，農民們在困苦中掙扎着，還要出糧，出錢，出壯丁，不得不淪落到飢餓線上。同時抗戰期中興起的官僚商人集團，乘機大量收購土地，例如，四川南充一位『紳糧』（地主），兩年內田地擴充到二萬多挑（五挑一畝）。岳池一位『紳糧』，不僅在本縣大購土地，而且赴資江內江一帶，廣置田產。廣安一位地主佔有全縣二分之一的土地。郫縣的土地，幾為一人所有。這樣驚人的兼併，使得許多自耕農失去土地。

再舉一個例證，更可以明顯的看出農村土地的日益集中於地主手裏：

四川三台×村三十三年五月的調查，土地的分配是這樣的：五畝以下者八十二戶，五畝到九畝九分者廿六戶，十畝到十九畝九分者廿戶，廿畝到四十九畝九分者十三戶，五十畝到九十九畝九分者五戶，一百畝以上者一戶，而完全沒有一分地的佃農是六十八戶。

但同一村子三十二年的調查，一百畝以上者沒有，五十畝以上者只有三戶。再調查三十一年，五十畝以上者二戶，沒有地的佃農也僅三十五戶。和上列三十三年五月的數字相較，可見這兩年中土地兼併的激烈了。及至三十三年的年底，百畝以上者又突增至三戶。這三位新地主，一位是參議員，兩位是城裏的富商。在三十三年底該村有地十畝到百畝以上者，不過三十五戶，十畝以下和沒有田地的却有一百八十戶。而這三十五戶所擁有的田地，共達九百四十五畝，其中水田占八百一十六畝，而那一百八十戶所有的田地不過五百五十畝左右，其中水田僅占三百三十畝。這就是說六分之一的戶口所佔有的土地是三分之二，而且幾乎全部是最好的田；而六分之五的戶口只佔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此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則百畝以上的地主，勢將更發展，十畝以下甚至二三十畝以下的土地所有者都難立足了。

再看看農林部的調查。二十六年地主所佔農地的百分比爲百分之六十九，三十年爲百分之七十。西康一省，二十六年爲百分之六十七，三十年爲百分之七十二。四川自耕農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由全人口百分之三三·一降至百分之三〇·四，佔全人口百分之三的地主掌握着百分之六十的土地。

由以上的數字，我們可以看出土地分配是如何的不平均。

## 二 租佃

土地集中在地主手裏，地主並不是自己經營，而是把土地分佃給農民耕種，向農民勒索地租。農民越是貧窮，租佃的剝削越是殘酷。「大後方川康滇黔陝甘寧青新九省農民七千五百萬中，佃農佔百分之三十九，半佃農佔百分之廿二，僱農佔百分之五，自耕農佔百分之三十四。由此可知，有極簡陋的生產工具而沒有耕地或耕地不夠，必須全部或一部向人租地耕種以糊口的農民竟佔百分之六十一。除新疆外，其他八省共有三億個作物畝，其中百分之六十二即一億八千五百萬個作物畝都要支付地租。」（葉民：「大後方的租佃問題」）

由於地租的日益增高，農民收入中幾乎百分之八十要繳納給地主，剩餘的百分之二十要支付各種的苛捐雜稅和地主轉嫁的負擔。勞苦終歲，不得免於飢寒，在生活壓迫下的種種痛苦真是慘不可言。以下我們就幾個例證，可以看出一般的租佃情形。

四川北部三台等地，旱田的田租在三十年還採取對分制（佃農和地主各得收成的半數）

三十一年已行四六分租（佃農得四成，六成交地租），三十二年改爲三七分租，及至三十三年普遍提高到二八分租了。水田的租額更是苛重，由三十年的四六分租，三十一、二年的三七和二八，到三十三年竟提高到一九（即佃一主九）。這樣還不算凶，因爲糧價漲得快，大地主們貪得無饜，又想出兩套榨取的辦法來：一種是叫『先種後種』的辦法（這是對付新佃的），就是在佃戶未入莊耕田以前，先把應繳的租額全數秤交地主（也有分兩季交清的）。佃戶入莊耕田就等於去做一場最蠢的賭博，結果非虧本不可。另一種就是『押租制』。據三台×村一個做了十三年佃農的老漢說：廿一年旱田每畝的押金還有兩千吊（約合九元），廿五年升到七千吊（約合廿九元），廿六年每畝改爲五百元，三十年每畝一千元，至於水田的押金，三十年每畝已經漲到二千元了。後來因法幣的不值錢，又改押穀子，三十三年水田每畝的押租，平均提高到二市石左右。假定一畝水田大春的產量是四市石，那麼一個佃戶要領種十畝水田，依照一九的分租制，在未種前就得先交三十六市石，再加二十市石的押租，共五十六石。從種籽下田到收成後繳租，中間相隔差不多五個月。地主就利用這注先交先押的穀子，去放高利貸。即以期利最低大兩分計算，五個月後三十六市石可變成七十二市石，

二十市石也可變成四十市石。由此可見，一九分租雖已駭人聽聞，但實際上剝削之重更比一九分租高過一倍以上。做佃戶的怎麼辦呢？大春收成的白米，當然沒他的份，只有等待小春的包穀紅莖來養活，同時還得在高利貸之下受宰割。要是碰到年成不好，就只有一條路——老弱的餓死，少壯的流亡。

有些大地主還要將政府徵實借穀等負擔直接轉嫁到農民身上。普通的現象是這樣的：「政府借地主多少糧食，地主就加佃農多少租穀，以加來的租穀去納政府的借糧。而到政府還糧的時候，又由地主自己去收回來，並不交還給佃農。也就是說，政府的徵借反而脹大了地主的肚皮。出糧穀的是佃農，地主假手政府而同沾實惠，並且比政府更多的佔便宜。」

農產促進會調查川康浙鄂等十二省地租變動的報告，每市畝租額之變動，已從戰前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除了正租（穀物或貨幣）以外，在許多地區還有力役地租，就是農民有義務為地主作無報酬的勞動。此外又有額外的副租，如水菓，青菜，荳草等物的貢獻（送禮方式）。



在這樣苛重的地租下，農民們逼得沒法過活了。我們且看下面一段血淚的故事：四川璧山來鳳鄉的一個農民鍾樹堂，佃一個姓李的地主的田來種，因為年成不好，收穫大減，連地主的租穀都交不夠。到繳租時，地主却無論如何一顆穀子也不讓。鍾樹堂多方托人要求減租，都沒有成功，只好將家中可以變賣的完全變賣，買穀上租，以後完全靠勞力過活。到了第二年栽插時期，不能出外做工，家裏又沒有米吃，去向地主借點穀子充飢，再四要求都不允，借錢也不行，逼得活不下去，回來痛哭流涕的先將弟弟殺死，然後自殺了。像這一類血和淚的事實，鄉下不知存在着好多。

在這種情形之下，年青人上山的上山，逃亡的逃亡，剩下安土重遷的老弱和婦女，他們沒有其他的謀生技能，沒有其他的副業，除了忍受而外有什麼辦法呢？有些被逼得沒有辦法而退佃，無良心的地主又要以種種藉口而扣去押金，或者只按照上莊時的法幣數目付還。去年四川一省，退押金的糾紛就不少。

在極端苛重的地租和捐稅之下，農民已經是積蓄毫無，家徒四壁了，一到青黃不接時，簡直無法維持生活，只好去鑽『高門關』。農村中負債人數之多，利息之高，以及由高利貸引起的種種慘劇，說來簡直要令人吃驚。

璧山社教學院調查璧山四鄉農戶，除地主外，二六一戶負債者竟達一二九家，約為百分之五十，每戶平均負債額是九、三五三元。

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調查湖南的會同黔陽兩縣六鄉農民負債戶數：在金竹鄉占百分之六六·五，堡子鄉百分之七三·六，雄溪百分之六二·八，沙灣百分之七五，江市百分之四七，秀州百分之八三·五。『舉一隅可以三隅反』，從幾個村子可以窺見一般。中國農人負債程度之深可以不言而喻了。

至於利息之高也是駭人聽聞的。最普遍的是大二分五到大三分的利息。川北的利息最普遍是大五分。借一千元兩個月後，母利複算，就得還二千二百五十元。其他地方又有所謂『場期』，鄉鎮每隔三天一場，場利五分，借一千塊錢三天後就得還一千零五十元，每月九場即該還一千四百五十元。又有所謂『子錢還穀』，普通以五個月為一期。比方借錢一萬

元，五個月後除還一萬元外，另付利息穀子十石。還有一種「指物還物」，以三個月為期。就是由債主借給你多少錢，同時由債主指定三個月後，應償還某種寶物。往往三個月後，某種物價漲得極高，若照利息計算，常為大四分大五分不等。又有所謂「賣空倉」，貧農在穀物未登場時，即以賤價賣出，比如賣空倉時，是一千元一石，三個月後漲到四千元一石，等於出了大十分的利息借款。

在西康西昌還有「借米還工」的幹法，就是當窮農沒有米吃時，去借米來吃，以後做工償還，廿九年借米一官升（十二市斤）要還女工七天。

又有「倒扣利」。就是先扣下頭一月的利息，比如借一萬元，即按大二分的利先扣下二千元，實際只借得八千元，但第二月仍照一萬元付利息，還錢也仍還整數。

在川北竟有借一斗玉麥要還三斗新麥，借一千元每一場要還二百元的利錢。在這樣高利盤剝之下，農民怎麼能生活得下去！

感謝政府的好意，也在鄉下舉辦農貸。可是，在有些地方，農貸完全給地主和鄉紳操縱。他們以低利向政府借得大批現款，而以高利貸放給農民，一轉手間就獲利無數。在有些

地方雖由政府直接派人辦理，借貸給農民，但每個農民所能借到的數目本來就有限，而那些麻煩的手續，及以青苗或契約作抵，也使農民望而生畏，不敢輕易嘗試。

#### 四 糧政

糧政的癥結是「重」和「不平」，政府的經費大部份靠田賦來支持，不够的才用鹽稅、商稅來貼補。「重」是相當可觀了。這樣重的負擔是否真是公平分配在所有的土地上呢？偏田連阡陌的大地主又是例外。因為很多大地主和官廳有「關係」，他們可以利用種種手法，少納糧稅或者把糧稅轉嫁到中小地主或自耕農身上。轉嫁的過程通常是這樣的：比方中央規定某省應繳糧食多少，即交省府辦理，省府先要扣去有特殊勢力，不能攤派的大「紳糧」，再把全額分攤各縣，各縣拿到了這出糧數字，即納糧標準，又要除去縣內不出糧的大「紳糧」的糧額，把應負擔的總數又加二三成分配給小地主，小自耕農。這樣由省到縣，由縣到鄉，一層一層都把某些大地主應納的糧賦，轉嫁到一般「糧戶」身上。一般小「糧戶」（小地主、自耕農）所負擔的糧額，比規定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四川一省三十三年糧食負擔，約佔全國糧食八千二百萬石的一半，即三千八百九十萬石，大部份是加在直接耕作的勞動農民身上。又加之幾佔全川人口十分之一的壯丁脫離生產，這樣大的數目全是壓在壯丁的家屬，老弱和婦孺們身上，試問他們如何吃得消呢？

在這樣『重』與『不平』的糧政之下，除了參加官僚資本集團的大地主而外，就是自耕農和安分守己的中小地主也是苦的。據川北某村的報導，三十三年該村徵實，徵購，借糧，獻糧和縣公糧就佔去了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九，地方攤款佔去百分之十五，剩餘的只有百分之四十六。假定一個富農收入八十市石穀，就得納去四十三市石二，存下的三十幾石穀子，還得除去僱工，肥料，農具消耗等支出，最多實得白米十五市石。這可憐的十五市石米，就是全家一年的衣食和開支。即以一家五口計算，一年食米十二市石，以餘下的三石如何對付得了生活呢？

政府雖然有所謂徵糧標準，但實施起來，就被地方官吏任意變動包辦。有錢有勢的少，無錢無勢的多納。就拿三十三年四川江北和巴縣這兩縣來說，標準就有不同。據巴縣田賦管理處長談徵借及賦稅標準，仍照地畝價分配。每『元』繳實六斗八升五合，徵借七斗七

升，縣級公糧二斗二升，積穀三斗二升，共計一石九斗九升五合。凡地畝價在二「元」以上者，依累進法每「元」加徵，借二斗零五合，每元計爲二石二斗。但江北縣則不同。據該縣田賦管理處公佈的標準，徵：每「元」一石一斗七升九合，借：每「元」一石九斗二升九合，帶徵穀糧：每「元」五斗九升，帶徵積穀：每「元」募穀一石二斗零二合。合計四石九斗。在土地相連的兩縣，就有兩種不同的標準，而在四川偏僻的縣份，竟有高達每「元」上糧二石老糧（合市糧七石半）的。

四川鄰水縣曾有收租千餘石的大戶納糧二十石，實收十五石的小戶納糧十一石的不平事情。情形是這樣的：三十二年一個八畝地的小農戶只收穀十二市石，却要納八石多的糧，到管理處質問，答覆是「今年完清，明年再查。」到了三十三年經復查的結果，竟反加到十一石，而收千多石穀的糧戶，僅納二十石。又到田管處申訴，批示仍然是「今年的完清了，明年再說」。可憐這位八畝小地主，僅實收十五市石糧，大部份又被債主担去，糧上不齊，在一個大雪天，被一條鐵鍊鎖到鄉公所挨冷受餓去了。

在農曆八九月間，政府打鑼催徵時的滋味，也是够噁的。通知單的後面，跟着的是鐵

鍊，槍桿，牢房，打罵，飢寒……一串串數不清楚的恐怖。

善良的人民竭盡所有，將一年辛勞的成果，恭恭敬敬的送到收糧的倉庫，這時還得討收糧老爺們的高興，送上一點『小包袱』。要是你這人不識相，甚至多兩句嘴，他們便說你的穀子不好，要另買來上，或者就一連幾天不收你的，使你蒙受時間和運費的損失，和就攔在市面上的消耗。收糧時秤尾巴總是朝天翹起，秤剩的穀子又不准拿走。要是問的話，老爺們就罵起來了：『「混蛋」！「鼠額」都不懂嗎？』所謂『鼠額』就是準備倉庫裏被老鼠吃去的穀子。

實在沒有辦法的農人，成了兵士押繳的對象。川北×地的鄉公所裏，常常禁閉着欠糧的佃農（欠糧的本該是地主，但偏偏是佃農被押）。最多時一個鄉公所曾經押過百多家農民，有的沒人送飯，在裏邊餓得喊叫起來，三天後交保釋放，仍須限期繳納。

抗戰勝利，難得政府體貼民情，前後方豁免田賦一年。但事實告訴我們，法令儘管法令，實行還是實行。鬼也想不到某些『收復區』不但不能本年，還要補繳淪陷期間的田賦。淪陷八年的補繳八年，淪陷四年的補繳四年。淪陷期間，我們政府的官員跑了，田賦被敵偽

徵收去了，現在要叫老百姓一起拿出七八年的糧，很多人把田賣了都不够。至於後方尙未實行的免糧，我們又不知道還要發生什麼花樣。老百姓若不聯合起來監督，煌煌的政府法令，往往是會無效的！

## 五 兵役

抗戰期間，服兵役成了農民特定的義務。雖說政府在標榜所謂「三平原則」（平等抽籤，平等負擔，平允免緩），但，事實上却只有農民在各種逼迫之下當兵。有錢有勢的豪紳地主，游手好閒的公子少爺是從不被徵調的。實際上一鄉中的人口，除了鄉鎮保甲人員，和鄉丁保丁，再除去唸書的學生和公教人員，再除去有槍的流氓地痞，所剩的農村壯丁也就很少，而大量的兵役却要出在這點少數的農村勞動力身上。不管什麼單丁獨子，或全家生活所靠，一經拉住便要網羅送隊。不消多久，在飢寒拷打之下，「壯丁」就變成「瘦丁」，「瘦丁」就變成「死了」了。而主要生產的勞動力被拉去後，一家生活馬上就成問題，不是活活餓死，就是活活逼死。重慶「商務日報」曾載四川省訓團教育長孫則讓的調查：以大竹縣五



百保爲例，壯丁應徵者百分之九十三出自五石租以下的農民，前任鄉鎮長的都百分之百爲地主。從這裏可以看出政府所謂的『三平』是怎樣的『平』法！

徵調的方式，不外『抽丁』『拉丁』『買丁』三種。抽籤是官樣文章，做個樣子看看，抽中籤的不一定去，未抽中籤的不一定不去，一點作用也沒有。

至於拉丁，簡直是盡人皆知，越鬧越不成話。不但攔路拉人，而且進門綁架；不但拉壯丁，而且拉老人；不僅是拉人，而且是拉肥豬；不但接到命令的時候拉，而且一年四季拉；不但有關的機關拉，而且只要有槍的就拉。

往往政府的一道『緊急徵兵』令下，儼然農民們的『催命符』來了。鄉鎮保長得着這種發財和報仇的好機會，更是毫不放鬆。鄉丁四出，抓得『鷄飛狗跳』、『路斷人稀』。一大串一大串衣服撕破頭青臉腫的農民，被綁着押進鄉公所，在行列當中，找不出一個衣冠楚楚的子弟。行腳負販的客商，也被抓去作代替品，行李貨物沒收，人即打關起來。壯丁拉得過多時，就賣給其他鄉鎮，或勒索鉅款贖回。一個壯丁可以賣幾萬元，至少也可以勒索萬把元。拉壯丁成一種極有油水的勾當了，於是任何有槍桿的人都在找油水吸。駐軍拉，流氓

拉，土匪拉。鄉鎮保長，駐軍，流氓，土匪，互有勾結，成了一幫絕大的搶人土匪，鬧得天昏地暗。農民有什麼地方可以申訴呢？

拉壯丁而發生的慘劇，在抗戰期中大後方指不勝屈，俯拾即是。例如：金堂清明鄉，某姓的兒子，在結婚的一天，被保甲長率領大隊保丁，來拉壯丁。新郎氣忿不過，與他們發生衝突。保長一槍把新郎打死，新娘上前，要來拚命，又被甲長一槍打死。送親的人忿極了，找到一把屠刀把那甲長砍死。四川涪陵南沱場，保甲長率團丁五十餘人攔船拉丁，開槍射擊，二人中彈落水死，活活抓去十七口。

成都附近某縣，排長底下的兵出去拉丁，誤把連長拉來，毒打一頓，用繩吊起。後來知道是連長，嚇得了不得。想來想去，他們簡直把那連長打死，偷偷埋了。後來被發覺，有人還感慨的作了一首拉丁詩，他說：『竟把丁來拉，如何不拉丁。有丁皆被拉，無拉不成丁。丁被兵拉來，丁又去拉丁。請看拉了者，人亦拉其丁。』

至於買賣壯丁，簡直普遍極了。不管中籤不中籤，或該出不該出，一律攤派壯丁費。通常一保，不過百多家人，而每期的壯丁費，要出到幾十萬到百多萬。例如：四川江津縣，長

沖鄉某保長，辦理徵兵。三十三年度，該保應送壯丁六名，該保長並不在保內適齡壯丁內抽籤征送，只令老百姓出錢交他買人頂替，每名壯丁費一萬二千元，共計七萬二千元。同年五月八月出壯丁，也一樣令人民出錢買人頂替。統計三十三年度，該保共徵送壯丁十二名，共出買兵費十七萬二千元。誰知該保長將錢拿去，並不買送壯丁，只放在腰包內自肥。到三十四年政府追令追繳三十三年欠丁，再加本年應出壯丁，共二十幾名，而每名壯丁已漲至六萬元，這一筆百多萬元的壯丁費，又要攤在農民的頭上。這種非法的剝削簡直到了不能相信的程度。

又如四川新津某鄉長三十三年辦理緊急徵兵，不依抽籤方式，完全採取拉肥制，稍有錢而無勢的，都硬說是中籤，通知入營。若鄉民不願出了，就須納若干石米，或若干萬元。那時每名壯丁的代價是十二石米，或八萬元。該鄉長拿錢到手，也不去買壯丁，還是到外面去強拉。

成都附近聽說還有「壯丁公司」的組織，由一批地痞流氓勾結軍隊組織而成，統率大批黨羽到各處騙拉。拉到之後，囤積起來，如有需送壯丁的鄉鎮，可以直接與公司負責人接洽

購買，錢貨當面交清，簡直把壯丁當作一種商品。

在這樣辦理兵役之下，農民們差不多快逼死了。有一次兵役部長鹿鍾麟似乎也聽見了點風聲，會專車到成都視察。誰知到成都的時候，成都市區裏不准壯丁駐紮，要送交成都的壯丁也只好在附近縣份裏停下來。鹿部長到新津時，新津的壯丁一早就搬了家，或關在屋裏，不准出門。成都的大學生會舉代表向鹿部長請求改善兵役，但鹿部長的表示，鄉鎮保甲的舞弊是屬於地方行政，自己不能負責。

抗戰結束，兵役的苦痛無論如何總應該減除了。但內戰假如不能停止而繼續擴大發展下去，前途就更不堪設想。已經在八年中受盡創傷的農民，何忍要他們再為內戰而忍受人力物力的壓榨呢？

## 六 苛捐雜稅

農民的負擔，除以上多種外，最利害的還有苛捐雜稅。在抗戰期間，大後方農民的最後一滴血汗就是被苛捐雜稅所擠乾。鄉長高興，鄉長可以來一次攤派，保長高興，保長也可以

來一次攤派，甚至保長招待了縣裏派下來的委員，也要派保民出一次委員招待費。

捐稅名目之多，各地不同：有什麼牌照費，副食馬乾費，交通費，鄉政費，保甲費，佚費……根據四川省訓團對川北十一縣的調查，三十一年度地方攤派的名目就有六百六十六種，如以每家必出的雜款，擇其大者統計，也有五項二十幾種，如地方開支、警備經費、地方公益、救國、愛國、優待征屬等等。還有明文規定『各縣應按地方情況自籌可靠財源』。一切財源自然都是勞苦農民的血汗。如果拿數量來說，川北閬中三十一年度賦稅總徵數為二百二十萬零二千五百三十二元，而地方攤派竟達七百一十四萬七千八百六十八元之多，為正賦稅的百分之三百二十四。如果單以稅課的九十三萬一千九百九十元的數字來比較，則為百分之二千四百八十五點零八。這數量實在是大得驚人。

滇西某村，一家比較過得去的農民，在三十二年所出的捐稅，有下列幾種：（一）鄉保經費一百元，（二）自衛補助捐十元，（三）委員招待費七十元，（四）新徵兵旅費一百元，（五）收糧員薪津七十元，（六）保學校建築費一百元，（七）戶籍幹事款三十元，（八）先繳槍款二百元，（九）獻金款二十元，（十）甲長薪津三十元，（十一）保長燒柴一挑五

十元，（十二）鄉長吃米三升一百八十元。以上共計十二項，國幣九百六十元。此外還被指派了二名軍糧挑伕到二百里的地方去，雇了兩名女伕，每名食米三升，腳費五百元，又出了一千四百八十元。

除出苛雜外，還有修路修機場，運送公糧軍糧時所出的工，也是老百姓在負擔。在趕辦『特種工程』時的徵工，其舞弊也不下於徵兵，一樣拉派打關。甚至不出工的農民要出安家費，出工的農民又得不着安家費。其他敲詐舞弊的事，實在太多，不勝枚舉。

## 七 政治問題

最後，我們談到農村的政治問題。政府統制農村的辦法，是用保甲制。保甲制本來是歷史上一種最嚴密的組織，很像軍隊編制。從皇帝到甲長，一層一層向下監視；從甲長到皇帝，一層一層向上負責。因此，只要農民當中有任何反側，便被甲長報了上去，立刻治罪。同時，保甲長魚肉人民，只要上級不說什麼，老百姓就無權抗議。在這樣專制的黑暗的萬惡保甲制度之下，中國農民被網得不能動彈。雖然有鄉民大會，保民大會等『民意機構』，但

本來不過是拿來做點綴品，再加以鄉保長的操縱，這些東西絲毫沒有作用。專制的保甲制度，完全與民主精神相違背。政治協商會議中已決定省為地方自治之最高單位，並應立即實行縣自治，那麼縣以下的鄉村更應該完全由人民自治，辦事人只向人民負責，絕對不要那種統制的保甲制度。

抗戰期中大後方農村統制機構大致如下：一個「鄉」有正副鄉長二人，下屬委員數人，鄉隊附一人，鄉丁數人至數十人，有的全武裝，有的半武裝（這些便是鄉長統制的憑藉）。鄉以下是「保」，一保有正副保長二人，保幹事二人至數人不等，有保隊附一人，保丁數人至十數人，有很多都有武裝。再下就是甲長，甲長只是保長的跑腿，只負責通知和收欸。

很多地方在鄉長背後還站着大地主或有勢力的官吏家屬，作為後台，有時就由這些官僚家屬任鄉長。在鄉鎮保甲合法人員之外，還有大批地痞，賭棍，直接間接受着鄉保長的支持，替他們張牙舞爪，幹為虎作倀的工作。

保甲組織可以說完全是一個剝削農民的組織，因為他們除了奉命派欸、派工、抽丁而外，根本不替人民的利益作任何一點事。至於在辦理這些事情中的舞弊浮收、揩油、敲詐，

簡直是他們的拿手好戲，越唱越有勁。鄉保長對於百姓的威權是絕對大的，他們說出的話差不多等於法律。政府的法令，他們也可以任意更改，只要上層不說話，老百姓那能不遵從。有時即使上層察覺了，他們只要把「包袱」獻上去，也就萬事平安。農民有不遵從命令的，他們便抓來禁閉，甚至毒打。如報載：「川北×縣一個鄉長，在上前年貪污幾十萬，證據確鑿。於是鄉中正義人士，就集議控告他。誰知正在開會的當兒，他請了縣裏的保安隊，去把他們一羣所謂「討論組織暴動」的「異黨」都捉去坐牢。」

又如筆者居處鄰鄉的鄉長，在他「努力辦理」之下，農民們「踴躍應徵」，無論兵役工役徵實徵購，都得到很「優異的成績」。前年的徵實，他收到的成份是一百二十，全數繳給政府，這對於縣裏的老爺，當然是再好沒有啦，所以把他嘉獎了又嘉獎。他得勢以後又派人在交通要道上設下關哨，任意抽收過路捐。賣米的，賣柴的，乃至賣山芋賣雞蛋的，走過時都要留下一部份實物；大宗的貨物，如鹽布等過境時，每一次就可抽幾萬元；在市場上如豬馬牛羊的生意成交時，也必須到鄉公所上了一定額的稅才算完清手續。後來經人在報上彈劾了，誰知他的抽稅案却在縣政會議上公然通過，正式製定稅額抽收。



像這一類的鄉長，幾乎遍地皆是，不過，最後我得特別提醒，『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五步之內，必有芳草。』在鄉下不是所有的鄉長保長都是壞蛋，當中也有不少『天理良心』。下培養出的好人，但那只是極少數而已。農村工作者應當找出這少數好人來和他們合作。

## 第四章 農民的要求，心理和生活狀況

一個農村工作者，要得着農民的歡迎，必須做到下列三件事。一、滿足農民的具體要求，二、適應農民的傳統心理，三、適合農民的生活狀況。

一個農村工作者在下鄉以後，必須把自己的外表和內心澈頭澈尾的變成一個農民，才能實實在在的體貼到農民的實際情況，才能懂得農民的心理和要求。凡是農民喜歡的都可以作，凡是農民不喜歡的，縱使我們認為極好，也只有暫時停下，以後慢慢再作。隨時聽取農民的意見，經驗，和他們一起求進步。一切洋土八股及知識份子的主觀成見，只要不合農民的要求，便當毫不吝惜，棄如敝屣。這並不是說，使農民停止在現存的狀態。因為不首先迎合他們，便無法和他們融洽在一起，也就無法提高他們。古人有句話：「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對農村工作非常合用。

首先我們談農民的要求。

由前一章所述，我們可以看出，農民要減除他們的苦痛，其基本問題，實在是兩個：一個是土地問題，一個是政治問題。隱藏在農民心頭的一個基本期望是他們要求有自己的土地。但是由於長期受着封建剝削，他們幾乎不敢提出這樣的奢望。同樣的，民主政治也是合於農民的基本利益的，但是農民從來都是過着被壓迫的生活，從來沒有過過一天自由人的生活，所以「民主」——讓老百姓做主，老百姓可以自行推舉和監督官員，這在他們看來是何等遙遠而值得懷疑的目標。

所以只從表面上看去，農民的當前要求只是一些最淺而易見的局部的改良。在經濟上他們迫切希望政府的負擔辦到「合理公平」，減輕對地主繳納的租息，他們又希望軍隊不要騷擾他們，鄉保長不再濫派款，使生活稍為改善一點，喘過一口氣來。在政治上他們迫切希望「清官」出現，不要再毫無情理的對他們濫打濫關，甚至濫殺。軍隊和鄉鎮人員，對他們也稍為客氣一點，稍為講理一點，也就算是功德無量了。在教育上他們渴望孩子能夠學來「明白道理」、「尊敬老人」、「愛好勤儉」，不要學「洋盤」、「二流子氣息」、「扯謊聊白」、「吹鼓子，不做事」。再希望子弟能學到點「應酬門戶」的東西，如像：打條子、寫

信、記帳、打算盤、刷對聯、紅白大事的應酬柬帖、田土契約、公文來往等等。

對於農民的這兩種不同程度的要求，我們都應尊重。——一種是目前他們所已感覺到的，局部改良的要求，一種他們雖還自己不能感到，或不敢提出，但確也是他們所有的要求。假如我們只看到前一種要求，農村工作就失掉了前途和方向；假如我們只看到後一種要求，我們就不能和農民在他們實際感到的利害問題上結合在一起。我們現在做農村工作，正是要幫助農民相當解決他們所實際感到的問題，由此而逐漸提高其要求，使他們能夠認識到他們的基本要求。

固然，農民在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上的苦痛，不從根本上求解決，是解決不了的。但是我們也未始不可以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暫時地幫他們解決一些問題。農民們缺乏知識，只在狹窄範圍內有經驗，常常在遇到有些問題時，想不出辦法，希望有人替他們出主意；當他們有冤無處訴時，也希望能够向同情他們的人說出。

再有兩樣事雖確是他們所需要的，但他們自己往往不能明白地提出：（一）農家的衛生環境太差，農民容易生病，而且生了病又沒有錢請醫生。所以廉價的醫藥對他們是極需要

的。(二)他們終日勞苦，缺乏娛樂，有時一架留聲機會引來大堆的人圍着聽。如果傍晚時能够弄一點音樂器具在打稻場上彈奏着，一定可以吸引大量人羣參加。這時可以向他們講故事，並請他們講故事，順便灌輸一點東西，有時也可以教他們唱唱歌，很融洽的把他們聚集在一起，間接達到團結農民的目的。

以上這些農民的具體要求，只要能够一點一滴的作到，讓他們身受到切身的利益，一定會受他們的歡迎。並且由此開始，我們就能做到使農民的覺悟程度漸漸提高。至於站在板凳上講演，出壁報，作形式的訪問等等表面工作，一開始就向他們談他們的基本利益的大問題，農民既不能接受，又會引起懷疑，是一種最不合實際的工作方法。

\*

\*

\*

其次我們談到農民的一般心理現象：農民的心理現象最重要的要算「保守」。大凡農業社會中都很注重經驗，而且不願放棄既有的經驗，去追求未知的將來。所以一切傳統上保存下來的東西，都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如像：(一)迷信神鬼。這便是一種牢不可破的觀念，多少年來都是一樣，不容易改變。這種觀念只能在順應中加以合理的引導，斷不可明目張胆

的去反對，一反對就會引起絕大的反感。他們會馬上舉出一大堆的例證，如「某家不信神，結果家敗人亡」，「某人不敬神，遭了如何的報應」……人人起來抗議，你再是解釋也沒有用的。（二）迷信命運。命運之說，深入人心，許多唸過書的知識份子也不能避免。他們認為人的幸福或痛苦完全由命運決定，只要命運好，就準會陞官發財，命運壞便要飢寒勞苦。鄉下常說的一句話：「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便十足代表這種心理。所以農民對於自己的苦痛，完全歸罪命運，不去追求痛苦的原因，因此也就不去想法改善。他們只是有意無意的希望着有一天「明王出世」或「彌勒降生」，那好日子就自然來了。（三）崇拜「舊學」。好多年來他們把四書、五經、幼學、古文觀止等書奉為神聖，誰敢非議上面一句話，誰便是「大不敬」。誰唸錯上面一個字音，誰便是「最不通」。要是你犯了以上兩條的話，不管你旁的東西學得再好，他們都要對你看不起。到農村去的知識份子，假如以一種「不全懂」的舊學程度，去反對唸「古書」，不但不能說服人，反而暴露出自己的缺點，給人以責難的口實，和不信任的印象。（四）歧視「新學」。新學為什麼受農民歧視，這是值得每一個青年「反求諸己」的。在以前很多維新學者，從外國搬來一套改良的方法，不問農

村的經濟環境如何，自然環境如何，只盲目的去強迫實行，再加上辦理人事和方法的不善，收穫並不良好。農民當然不肯把唯一的命根子，拿來供改良者沒有把握的試驗，所以對於新式方法不敢接受。另一方面，新人物的衣冠和態度，在人民眼中看來，是另一種人羣。新人物慣說的許多口頭語，農民們聽不懂。這也是『新學』在農村中受歧視的原因。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因為農民沒有受到一點『新學』的利益。雖是三家村五家店的老學究，還可以多少替農人寫點應酬文件，幫了農民實際生活的忙。試問新人物替農民作了些什麼切身的事呢？幾十年來學工的只使發財人的生活更爲舒服，學文學的，許多鑽入『象牙塔』裏，甚至放棄所學，投身官場，一腳踏在農民背上。幾十年來，『新學』根本沒有走上它應該走的道路——與農民結合，爲農民服務，怎能怪農民對它沒有好感呢？

第二種心理現象是『怯』：中國農民在長期壓迫之下，心情變得異常遲鈍，又由於土豪貪官毒辣手段的對付，胆量變得異常的小。在飢餓死亡的威脅下，特別是年紀大一點的農民，除了衣食而外，什麼事情都不願與聞。甚至在生命財產沒有保障之下，他們養成了『黃葉飛來怕打頭』的心理。他們既然養成這種心理，要是遇見一個語言面貌都很陌生的人突然

走去訪問，一定十分懷疑，要是不要錢的走上門去給他們幫忙，一定也不敢接受。因爲在他們的經驗中，衣冠楚楚的人羣從來只有剝削他們的啊！即使他大胆的接受了你的好意，仍然免不了猜疑不定，不知你會打他什麼主意。

第三種心理是「私」：農民大半是自私的，這也並不值得奇怪。因爲農民非常貧窮，自然不能像有錢的人做出很慷慨的樣子。爲了維持最低生活，就是一粒米，一縷布都很珍惜，更不願多花費一文錢，或虛耗一天的勞力。由於這種心理發展下去，所以對於任何公益事業都不很熱心，不願意多出錢，不願意多出力，很怕旁人多佔了便宜，自己吃虧。由實際的生活經驗，農民看出，許多名爲辦公益的人，實際上不過是在他們的頭上打主意，括他們的血汗。在這時候，農民自然要緊守着自己的一點極可憐的財產，處處提防了。曾有人提倡在鄉下組織消費合作社，一般都不敢入股，怕提倡的人會捲着錢跑。有人提倡組織生產合作社，農民說：「增加生產是可以的，可是不必合作。」都是經過耐心的說服和成績的表現，才肯大量加入。有人在鄉下組織農民互助會，開始時加入的人少，後來互助會給農民幫了很大的忙，其他的人惟恐不能入會了。所以自私的觀念不是不可改變的，只要領導的人很「公」。



我們應該看出農民是有這種不好的心理，但更應看出這些心理產生的原因。要知道，這些正是在舊社會中被壓迫被剝削的生活下自然養成的，我們沒有理由因此而看不起農民。只有從實際生活中才能漸漸改變這些心理。假如急躁地想加以改變，是未有不失敗的。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出，苦痛的被壓迫的生活也在農民身上養成了種種值得歌頌的品質，那就是，勤勞，刻苦，樸素，堅韌，當一旦覺醒起來進行革命鬥爭時，更有堅決反抗壓迫的精神，有極高的革命積極性，和極高的革命堅定性。

農民的生活狀況，是在我們和農民接觸時非予以尊重不可的。例如農民的生活是最勤苦不過的，他們整天勤勞，幾乎沒有休息，尤其在農忙的時節，所以對於足以妨礙他們的生產勞動的事不很歡迎。有人在鄉下要召集會議，就有許多農民不到，有人在白晝辦識字班，就有許多人缺席，有人在農作時間到農村訪問，所獲得的多半是敷衍，便是沒有顧慮到農民的生活情況。

農民整天接觸的都是柴米油鹽、五穀六畜、鄉鎮保甲、胥吏差丁，所以心裏想的是這些，嘴裏談的也是這些。他們常常從胡豆麥子的收成交易，談到某處強盜的殺人放火，與我

們在城市所接觸的東西完全兩樣。我們在城市經常接觸的是書報刊物、鐘錶、電燈、電影、話劇、國事問題。我們也常常從刊物裏的文章談到「國際局勢」「中國政治前途」。這一套的東西，對於鄉下人真是陌生得很。青年人往往有不看對象的燥急毛病，照自己的生活興趣和願望去和農民談天，把他們弄得莫名其妙，引不起他們的興趣。要知道要教育農民，提高農民，只有先把自己的程度降到和農民所受教育的程度一樣低，耐心說服，不憚麻煩，不厭淺陋，才有可能。

鄉下人住家四散，不容易集合在一起，而且在農村環境中不能有正確的時間觀念。比方你約他下午六點鐘在什麼地方會，有些人根本不懂六點鐘是什麼，即使懂，他們也沒有錶，不知道六點鐘到了沒有。我們家鄉農民都是用「天亮」、「大清早」、「早飯前（後）」、「小晌午」、「平晌午」、「太陽偏西」、「日頭落」、「黃昏」、「擦麻色」、「上燈」、「二更」、「三更」等等名詞去籠統的指示時間。我們既然到農村去，就該把在城市中精密時間的習慣暫時丟開才行，否則就無法和農民做朋友。

以上僅就淺見所及，提供了一點粗糙的意見，一定還非常不夠，希望此後在農村工作的

朋友更能多多發現新的東西。

## 第五章 怎樣到農村去？

只要我們認清了「到農村去」這莊嚴而偉大的任務，下定決心去做，到農村去的路是不難找的。因為現在一般人只以為到都市出遠門才是找出路的地方，把一些都市擠得滿滿的，結果還是免不了大量的人失業。相反的，在農村裏却大有人才荒的現象，因為農村工作的待遇低，一般思想沒有搞通的農村工作者如像小學教師、農貸工作者、農業推廣人員都紛紛圖謀改業，特別是小學教師的缺乏，在鄉鎮上很普遍。所以在農村裏找一個工作崗位，一般說來，是比在城市裏還容易的。

到農村去，其實在很多人是「回農村去」。自己原來在農村裏有家的人，回家去當然方便得多。至於到農村去的人，最好是同「回農村去」的人合作，利用他們的關係，容易和當地人發生關係，減少許多工作上的困難。其次是利用親戚朋友老師同事的關係介紹在農村中的職業也可以。過去我們以一種不正確的眼光曾經忽略了許多在鄉下的親戚朋友的關係，那

是不對的。再次就是利用招考，或職業介紹的機會。如像農貸機關、師資訓練班、農業改進所、蠶桑指導處、合作社以及銀行錢莊的鄉場辦事處，往往招收新的人員。我們可以直接投考或找人介紹。只要在尋求『到農村去』的路時，我們將舊知識分子的身份觀念除去，任何小事都可以作，暫受委曲也不要緊，工作更容易找了。過去曾經有留學生回國以後到工廠作工人，又有大學畢業生到鄉下當長工，便是下決心以後的表現，這是非常偉大的。

如果不能從以上的方法找到工作崗位，而稍為有點錢的話，我們可以邀約幾個人到鄉場上作點小生意，販賣普通日用品，甚至背起貨物循環迴鄉村，都不是不可以作的。

如果一下子還無法到農村，可先設法在小城市中工作。等到日子久了，人緣多了，地方熟了，一有機會便到農村去。萬一自己的地位不容許到農村去，可先留在城市裏，但還是不應忘去初衷。應當多多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多和人討論這方面的問題，與農村工作朋友保持聯繫，隨時供給他們書報、雜誌，設法替他們解決困難，動員和幫助更多的青年朋友到農村去。

\*

\*

\*

到農村去的路並不難找。進行農村工作的最大困難，倒還不在客觀環境的複雜，而在農村工作者主觀思想的改造不易。因為要使一個習慣於城市生活，經常有人談天，有電影看，有書報讀的青年，驟然去到一眼看去可能是黑暗、愚昧、骯髒的農村，和農民毫無距離的結合起來，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這非得在不健全的思想，痛下革命的工夫不可。有些青年憑着一時的熱情，跑進農村，結果却覺得一切不習慣，不順眼，接近農民也不很容易，工作展不開，熱情一過，便興致索然。有些知識份子抱了一個脫離現實的美麗的夢，到農村去，憧憬着農村裏一切都好，總以為那裏風景優美，物價便宜，而且農民都非常善良，我們自願去幫他們的忙，他們一定非常高興的舉起雙手歡迎，工作展開毫無阻礙，及至與農村環境接觸，却與想像大相違背，遭遇着他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事情，於是感到失望灰心，垂頭喪氣的跑回城市來。有些下鄉的青年，自認為是一個『崇高的殉道者』，好像說我是何等『高高在上』的人物，不惜『降低身份』來『拯救你們』，處處表現知識份子的優越感，自認是農民以外的一個人；農人也就以爲他是外人，站得遠遠的用一種懷疑的眼光來看他，不敢來和他接近。又有些人抱了『英雄主義』下鄉，很急躁的一下子就想把農民組織起來，訓練起

來，自己立刻成爲領袖，大刀闊斧的來一套『除舊佈新』的政策；這種作風，不但會引起農民的懷疑和反感，而且會惹起統治者的注意，不但事情搞糟，而且自己不能在農村存身。有些青年下鄉後感到沒有程度相同的朋友談天，沒有書報閱讀，感到寂寞，感到枯燥，感到沉悶，搞不了好久，仍然回到城市。有的人是『風頭主義』，聽到農村工作的重要，抱着『試看』的心理下鄉，心裏打算『不對，又再回來』；這種人我們可以斷定他遇到困難，馬上就要回來的。以上這些都是沒有足够的思想準備所致。

在思想準備上，我們先要確立幾種良好的思想，破除幾種要不得的思想。

我們所要確立的思想是：第一，堅定『爲人民服務』的人生觀。一個偉大的革命家說：『我的生命不是爲工農大眾服務，那就毫無意義了。』更要明確的認識農村工作的重要性，堅苦性，長期性和光明的前途，下了決心在農村長期住下去，不存一毫退却的念頭。托爾斯泰說：『世界最勇猛的戰士是忍耐和時間』，我們應當記住。

第二，建設一種『創造的人生觀』。我們常常感到，在自己種活一棵樹或培植好一座花臺時，心裏是非常快樂的。我們應當在可能的環境內，盡量發展我們創造的能力。普通一個

鄉，方圓幾十里，裏面有政治、有經濟、也有軍事和文化。我們的終極目標是建設新中國，但我們正可以從這小小的一個鄉村中開始我們的工作。不要看輕這小小的鄉村，這裏面有着無數大道理，大學問。從這裏面取得一份新經驗，學得一點新知識，以至解決了一個問題，幫助農民取得一分福利，我們就會感到提高了創造能力的愉快。

第三，建設一種仁愛的思想。我們應當敬重農民的人格，尊重農民的本性，不要看他們穿着破濫的衣服，糊着滿身的泥土，就覺得他們討厭。其實他們好像一塊白玉，只不過被泥塗髒了。在城市裏使用漂亮的言辭裹着漂亮的人，我們看起來縱然覺得順眼，但也許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無法改良。農民縱然有許多缺點，但他們是『白璧微污，可以洗淨』。

第四，辦到『言忠信，行篤敬。』人民是被好話哄慣了，所以向他們『立信』是最重要的。不要以知識份子開玩笑的態度，濫開支票。說出的事情，便應當作到。作任何事情，也應當採取踏實慎重的態度。也只有這樣，才能改變過去的農民對於讀書人的觀念。

我們所要革除的東西也很多。



我們都難免有着少爺脾氣、小姐脾氣、文化人脾氣、知識份子脾氣。舊傳統把我們看成  
人上人，我們要把自己看成受苦大眾中的一個。舊傳統叫我們握着無用的知識沾沾自喜，我  
們却要學習真知識，鍛鍊真本事。我們要到新的天地，交接新的朋友，掘取新的知識，創造  
新的東西。舊傳統不革除，就不能養成新的品質。

在畸形都市裏養成的生活習慣和愛好也是非下決心放棄不可的。不然的話，身體雖到了  
農村，心裏還留戀着都市，有意無意的總覺得城市比鄉下好，常常會回味城市裏美味的食  
物，悅目的電影，舒適的起居，因而在情感上與農村起了隔膜，鄙視農民的愚蠢、落後，厭  
惡農村的黑暗、骯髒，以致不能面向農民，深入了解，引起心緒煩燥，工作不安心。要革除  
一種長期養成的習慣，固然很不容易，不過只要在思想上認識了農村工作的長期性，決心在  
農村中久住，一定能漸漸習慣於鄉下生活，而改變舊的看法。

知識份子的弱點是很不少的。在現在畸形社會中，知識份子的弱點非常之多，如像好虛  
名，不踏實，只做表面工作，不肯埋頭苦幹，只歡喜發表大文章，而不願實際去奮鬥；如像  
空喊發牢騷，逞英雄氣，獨斷專行，感情衝動，亂撞一陣，情緒不佳，心灰意冷，自高自

大，藐視一切，罵倒旁人，不能互助；如像從大道理出發，從想像出發，不肯低頭反省，不肯研究實際，不肯注意小問題，不肯求教於人，不肯放棄成見；如像矯揉造作，咬文嚼字，喜歡隱隱晦晦，不能開胸見胆，愛好面子，文飾過失。這些髒東西沾在讀書人身上，幾乎牢不可破。有些人以為這是個性，是一個人特別的地方，就不想更改，這是很不對的。我們天天在講革舊傳統的命，而獨對於舊傳統在我們心理上遺留的污點，却要加以原諒，這是沒有理由的。

\*

\*

\*

此外有幾個問題，也要在這裏附帶加以解釋。有人問，下鄉後找不着朋友談天怎麼辦？我的答覆是：我們的 friend 不應僅是程度相同的知識份子，善良結實的農民爲什麼不可做朋友？下鄉去如果不能和農民交成很好的朋友，那就表示根本不能化除相互間生活和思想的隔膜。誠然，與程度相同的朋友談論時，彼此都容易懂，但正因爲程度相同，彼此懂的都不過是那一套，相互間得不着什麼好處。但農民所談的是他們的勞動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實際經驗與實際知識，那對我們都是新鮮的，我們所不懂的。爲什麼我們不屑與他們爲友呢？

又有人認爲下鄉以後，不能學習，這也是不對的。因爲我們學習的地方本不應僅是學校，而學習的東西本不應僅是書本。相反的，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在實際工作鬥爭中學來的知識，是比書上學來的東西更豐富而且有用。深入農村後，可以增多我們工作的經驗，豐富我們對於實際社會的知識。而且愛好文藝的可以用現實的社會背景爲題材，創造新的作品，更可以從歌謠、蓮花落等等來研究民間萌芽的藝術；愛好社會科學的，可以取得許多最生動具體的材料來研究；愛好自然科學的，也可以在農村中取得許多實物來供試驗，找到一些代替品，發現一些新的東西。

有的人在鄉下住不了好久，總覺得心裏悶，煩躁不安，這是由於工作沒有搞好所致。要是工作走上軌道，每天在籌劃怎樣更好的替農民辦事，怎樣解決農民提出的問題，整天在活動，整天在用腦筋，還有什麼時間來煩悶？同時，農民的熱情所給予的慰藉，調查研究的收穫所給予的趣味，也會使我們越工作越奮發的。

\*

\*

\*

接近農民不需要好大的學問，但除了對農村的基本認識以外，有幾種技能應該學會。具

有這些技能，就是獲得了接近農民的利器。

(一) 學會當地的『方言土語』，以便更親切的和農民談話。

(二) 學會寫契約、公文、請貼、對聯等應酬文件。並懂得一些紅白大事的禮節，以便應付農人的請求。要是一個唸書人不懂這些，一定被他們大笑話的。幸而這些公式化的東西，都非常容易，只要注意一下，便可隨處應用。

(三) 了解一些簡單的醫藥衛生常識，能够治療一些簡單的、而又是農村中最常有的疾病，更需利用極廉價的土藥，如像豬油硫磺油膏治療癬，使君子治蛔蟲，常山治療疾等。只要隨時留心有關的書籍和經驗，不久我們便可以有一套醫藥經驗，足以應用了。

(四) 懂得一些普通農業知識，新式飼養家畜方法，及治理家畜的普通方法。這方面只要多多注意有關的書籍和經驗，也是不十分困難的。不過在這方面，農民的經驗往往比書上的要多得多，我們應當向他們學習，從學習中來分析其優點和劣點，幫助他們改進。

(五) 能記得許多淺近易懂，富於趣味性和宣傳性的故事，以便向農民談論。因為事實比理論容易懂，也比理論有趣。農民們久已受了唱本戲和講聖諭的影響，特別歡迎故事性的

東西。

以上這些雖似乎是小節，然而在實際中很有用，因為容易被人忽略，所以特別提出來說一說。

## 第六章 在農村中幹什麼？

根據許多下鄉工作者的經驗，進入農村以後，首先要注意做到以下幾件事：

(一)鞏固職位：在農村裏找到一個職業後，便要設法『生根』，否則往往受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波動，一時把你捲到這裏，一時又把你捲到那裏，地位不穩定，工作便無法展開。在職位上，正如江慕農先生『論農村工作』中所說：『我們不但要做到成爲一個稱職的工作者，而且要做到成爲一個精通業務的工作者。前者是起碼的要求，而後者才是鞏固之道。有了業務上超過客觀需要的把握，既可取得上級與同事的信賴，又可博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時自己亦不致兢兢業業於繩墨之間，無自由活動之餘閑。因爲我們不能僅是職業本位的工作者，還得在自己的崗位上，多做點有利於人民大眾，有利於勞苦農民的事。』

(二)了解最接近的環境：進入農村以後，就要立刻就自己職業崗位上一切所能接觸到的關係，了解自己正置身其間的周圍的政治、社會的環境，了解當地的種種人事關係。這裏

如果曾經有進步份子來工作過，你就設法研究研究他們能够「站穩脚跟」或者被迫離去的癥結所在，從這些成功和失敗中來吸收經驗教訓。另外一面，還應切切實實的弄清楚當地農村的風俗習慣，尊重他們的鄉規，而且從行動上來證明你是奉行得毫無一點虛假，使他們觀念中，不致對你有異樣的感覺。這樣你才能變爲「當地的人」，才能站穩脚跟以開展工作。

(三)爭取農村知識份子：到一個地方工作，我們不能唱獨脚戲，必須善於團結比較正派的，比較積極的農村知識分子。我們的工作如果得到本地人士參加支持和主辦，便會更加生根鞏固。所以我們應當用所有的方法來提高他們，培養他們，並啓發出他們的責任心。

他們都是從本地生長起來的，他們有的擔負着本地教育工作，有的是在外地求學唸書，只有寒暑假才回到故鄉來，有的是三家村的學究，有的是還鄉賦閑的公教人員，有的是行政工作人員。不管他們的職位和類別有着怎樣的不同，然而正由於他們是生於斯長於斯，他們佔有了文化知識，一般農民對之是多少有着敬意的。而且他們同農民有某種程度的聯繫，比較熟悉本地的情況，在農民中還有相當的影響和作用。要展開農村工作，對於這一部分人的爭取和團結是異常必要的。因此我們在農村中首先要去結識他們，爭取和他們一起進行當地

農村中的工作。

有一個農村工作者談他的經驗：許多農村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的農村知識分子，一般說來，生活雖然常常有些墮落，但並不是沒有向上心的。他們也很想做一點事，得一點名，在地方公益事業上出一頭。他們多半是在黑暗底下被壓服慣了的，但他們也有向上心和墮性之間的矛盾和痛苦。如果給他們機會，給他們鼓勵，給他們幫助，給他們撐持，推動他們出來做事，他們也是十分歡喜的。例如他曾經抓住一個機會，鼓勵一個讀了兩年半中學而回鄉墮了的青年出頭辦個學校。那位青年是高興極了，極其狂熱的動員他的關係，準備了錢，找好地址，借了許多桌子板凳，發動不少學生，他成了學校的校長，工作得非常認真努力。又如有一個青年的茶館小老闆，非常會談話，講起話來，有聲有色，並且很滑稽，容易逗人笑，他就常在許多公共的場合，推動這小老闆『擺龍門陣』（四川話：談天），那位小老闆覺得很光榮。最初只是擺舊小說，後來他便會擺『川北落災』了。當然事先要提高他的興趣，供給他材料，和他商討要點和講法，這樣得來的宣傳效果是非常有力的。

但對於大部份農村知識分子的落後性，也不可稍有忽略。他們讀了幾句書，便輕視勞



動，做事也常與貧苦農民的利害衝突，生活相當腐化，迷信，封建意識濃厚，貪污勒索敲詐的事，也常會是他們中更落後的份子幹的。他們在鄉場上勢力不小，搗起蛋來，會有很大的作用。並且他們之間有許多矛盾和衝突，你和這一方面接近，那一方面就會恨你，而且和他們打得太火熱了，老百姓也會隨着對你生畏懼心理。從這方面着眼，就可以看出爭取農村知識份子工作的艱難，也就可以看出這個工作的重要。我們爭取了他們，減少了他們對農民的作威作福，減少了他們的貪污腐化，並緩和、調解了他們的矛盾和鬥爭，至少也就減少了我們工作的「阻力」。

在進行這種工作時，最緊要的是多和他們在一起，隨便是坐茶館、燒煙、喝酒都無妨在一處。這樣，中間的距離縮短了，談起來才覺得自然而親切，情感也容易建立起來。我們不應過份的死板和單一，許多他們興趣很濃的事情如下棋、打鑼鼓、唱戲，我們也該學幾手，才可以有和他們共同的生活興趣，在一塊玩半天而不覺乏味。如果我們光有自己的偏愛，抱着進步知識份子的潔癖，除了擺時事，談革命而外，對其他都不感興趣，看不起，加以否定，那我們就很容易被他們歧視，很難接近他們。此外更需要真誠的繼續不斷的關心他們的

事，幫助他們，並且重視他們的意見，遇事和他們商量，遇事推他們出面，自己不做英雄，而只在後面幫他們的忙，不驕傲、不狡猾、不虛假、不損害他們的名利，才能得到更良好的結果，而潛移默化地使他們的生活和思想起若干改變。我們還可以運用他們所需要的組織把他們組織起來。組織一個補習班、一個游泳隊、一個球隊、一個聚餐會、一個互相會、一個俱樂部、一個兄弟會，都可以把這些人團結起來。

(四)調查和研究：大凡一種正確的服務政策方針，必須是依照農民的實際情況，和農民的內心意見來決定的，坐在房子裏想像的東西，和一切粗枝大葉的書刊、報告上寫着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辦法，那是危險的。

所以我們要調查農民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狀況，並且要設法將羣衆分散而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將兩者配合，經過研究，才能定出工作方針，然後見之於行動，又調查羣衆的批評和反映，纔可以考驗出所決定方針和做法是否正確。所以調查研究的工作是農村工作者經常的主要工作。

(五)和城市文化保持聯繫：下鄉去，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生根」。「生根」問題解

決以後，我們可以和一些城市中的朋友保持聯繫，尤其和城市學校裏的朋友保持聯繫，促使他們組織農村問題研究會，並和一些進步的報刊保持聯繫，經常閱讀，以免局限在農村一角，不知道國際國內大勢。如果環境不容許我們獲得好的報刊，我們也只能暫時尋覓所能得到的報紙，從簡單的消息下面，從文章的側面，甚至從文章的反面來思索，來批判，也不難獲得大致的方向。我們在城市裏，固然新知識的獲得比較容易，但也容易養成我們思想怠惰，不能主動的思索問題。在鄉村裏，既然所看到的書報少，就不得不更多運用自己的思考、分析和批判的能力了。

\*

\*

\*

但是在做到了以上這些事情後，也還只是爲我們的農村工作準備下了便利的條件，還不是面對農民而工作。面對着苦難的貧痛的飢餓的農民，我們究竟要做些什麼事呢？

一定有人立刻想到教育人民，動員人民，組織人民這些大題目。固然這些大題目都不錯。但假如只是抱着這些空洞的大題目着手來做，往往反而和農民切身所感到的利害格格不入，結果既不能教育，也不能動員，更談不到組織。而且空抱着這些大題目還有一個毛

病，是把知識青年自己看做高高在農民之上，跑到農村去俯就農民，教育他們，並把他們動員組織起來。我們既然知道了我們到農村去，不是簡單的把我們自己的了解灌輸到農民中間去，而是從他們所切實已感到的具體要求逐漸提高他們；我們到農村去，不只是做農民的老師，而且是做農民的學生，向農民學習；那麼我們在農村中的工作方針也就可以用這樣一句簡單的話來規定，就是：『爲農民服務』。

這就是說，我們要真正丟開知識分子的架子，把農民當做我們所侍奉的主人，根據農民自己的要求爲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工作。

假如我們是短期到農村中工作，如在校青年利用假期和集體旅行的機會而到農村中去，我們必要抱定爲農民服務的方針。假如我們已抱定決心，在農村中站穩腳跟，作持久長期的工作，我們更要始終爲農民服務。現在我們爲了農民所已感到的局部改良而努力，固然是爲農民服務；逐漸提高農民到認識其基本利益，並幫助他們實現其基本利益，也仍是爲農民服務。在農村中，無論在農民的經濟生活上或政治生活上，在教育、醫藥、合作社、生產勞動方面，我們都有許多工作可做。只要我們時時不忘記爲農民服務的方針，我們就會做得津

津津有味，而且有成績。

農村工作者走入農村以後，開始就要根據可能的條件，選定一件事來認真爲農民服務。農民眼光最實際，空口說話往往不能使他們相信，只有當他們親眼見着事實，認爲有利的，才肯聽從，才肯加入，才肯熱心的來支持。比如說：要把一個學校辦好，就得先把僅有的十幾個學生教好，作爲示範，於是其他的父母自然高興的送子弟來讀書。又如提倡種植新的農產品時，自己先種幾畝出來作爲示範，農人見着有利，也就跟着種了。又如組織合作社時，先將十幾個進步的農民組織起來，得了利益，大量的人一定也想來加入了。

在某些服務項目裏，只要不妨害大目標，可以盡量和政府機構及農村正紳合作。前者如農業改進所、合作金庫、民衆教育館等；後者如村裏的老前輩，熱心教育的正紳。這些機構或正紳的號召，在農村裏都是比較有力量的，我們應當慎重的利用這種力量以利服務工作的進行，至少也使他們不會成爲阻礙。

任何事業都要有它的經濟基礎才能持久擴大，農村工作也不能例外。所以工作者假如可能，不妨集股建一經濟組織，經營商業或生產事業，賺的錢不是裝腰包，而是用來作工作的

費用。有了這樣的組織作根據，脚跟可立得更穩，工作也可以無窮的展開。做些什麼樣的工作呢？這裏介紹一些下鄉工作者的經驗。

關於在學青年短期下鄉工作的情形，西克先生有一篇『記一個暑工隊』，寫他們假期下鄉工作的事蹟，異常生動：

「今年暑假以前，學校就接到了通知，說政府擬舉辦學生暑假兵役宣傳，首先聽到這個消息的是竹峯，我們歌詠隊的一個積極份子，而我們的歌詠隊又是本校唯一活躍的團體。所以他來和我商量，我們的團體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下鄉去，真正爲老百姓做點事情。

「大家同意召開了一個會，並取得學校當局的同意，正式成立×縣學生暑期工作隊，公推竹峯做隊長，並指定我們工作地區的範圍，只等考試一過去，便開始下鄉。

「離大考既已經那麼近，而我們又得先作預備工作，這當兒可忙殺了每一個隊員。我們準備成立一個小規模的流動圖書館，裏面要包括畫片、報紙、通俗雜誌、民教課本、參考資料等。除我們自己每人慨然把所有的錢拿出來以外，並在校內外募得一個相當數目的款項，

特別是同縣教育局及民衆教育館取得聯繫，解決了不少困難的問題。那時我的主要工作是編民衆教本，這是一個太費腦筋的事，爲了適應和屈就農村的要求，甚至被迫去翻閱四書、幼學、雜字、五言鑑、小學韻語、四子女經等書。……又參入了本縣的民謠山歌，或改編當地民謠山歌的內容而採用其風調，從日常記帳用的雜字，到幼學、小學韻語、四子女經裏的合乎時代的倫理意識與道德觀念，以及古代的民族英雄史實，都給以通俗的介紹。……

『我們一隊三十二人，大考一考完，就向指定的××區出發了，我們第一步將該區的人烟稠密處至各鄉公所分隊調查，然後各隊派代表至一中心地點交換意見，決定工作地區，至少每鄉一處，每處暫派一分隊六人。總隊部設×市，由竹峯負責聯絡即交換工作報告，流動圖書館暫在×市開幕。……』

『他們的一個分隊，經過兩天的奔走到達了目的地——××鄉鄉公所，會見了當地的鄉長和幾個紳士，說明了來意，並詢問了當地一些簡單情形。』他的敘述中繼續說：

『第三天我們的工作就開始，平之率領任先，佑福赴白田。以三往×市與竹峯等交換意見，並交涉課本、紙張筆墨等用品。我和伍明揚留在鄉公所，當天下午我們夜校的佈告已貼

遍附近，暫分識字班與初級班兩組，班上義務供給紙筆及課本，一星期內可以報名，三日後開課。鄉公所的大門口給添上了一塊「學生暑宣工作第×分隊辦公處」的紅紙招牌。

「白天報名的不大踴躍，但是晚上可多了，他們說：「這是太好了，不要錢能唸書，那個不來！」年紀上了二三十歲的人報名時，有點遲疑或害羞，但是經過我們的解釋就沒有什麼了。一傳十，十傳百，二班報名的人竟達百二十餘名，超出了我們的預算。有五里路外跑來報名的，我告訴他恐怕於他不方便，他顯然失望的走了。

「三天以後，我們如期開課了。根據竹峯的計劃，識字班和初級班每晚兩小時，每週有兩小時的歌詠，並取消星期休假。初級班還有一個晚上的珠算和一個晚上的筆算。教熟一支很簡短的歌以後，我發現把許多字和句放到歌裏面去唱，他們更容易學會。所以後來識字班又增加了一個鐘頭的歌詠。」

跟着他們在鄉紳大會上呼籲募捐，解決了燈油紙張的問題，更拉攏了當地的中學生，尤其中間起着領導作用的一個。在他的敘述中繼續說：

「自從經費有了着落並和小劉作了朋友以後，夜校的一切似乎顯得更有生氣。晚上更添



加了不少的助教，及一盞白蓋燈。這時雖然是農忙時候，但是人數統計表老是往上爬，因為來要求的人是太誠懇了，叫我們沒有勇氣拒絕。流動圖書館在這裏會有一次照片展覽約七八十幅，博得不少的好評，甚至七八十歲的老太婆還趕來瞧的。

「一個月後，我們便把這個夜校全部移交給劉資輝領導的那一伙（那一羣本地中學生），我和以三等三人又得往他處開闢我們的天地了。」

「時間過得真快，在第二保張家集我們又確立了我們的營盤。這裏人數更多，最難得的是我們所需的經費，竟由當地三甲人士一致通過按上學兒童及貧富比例攤派的。一直到結束為止，我們都屯在這兒，同全莊的人都認得爛熟。」

「結束的那幾天，我心裏非常難過。我想像假使如此下去再屯一兩年也還是有趣味的。我們最後會被邀參加一次盛宴，在甲長家裏舉行。頂使我們感動的是席中一個士紳告訴我，這支鷄是一個很貧困的老太婆送的，她拳拳致意說，應該感謝先生們，她的兩個兒子現在都能記數了。」

「臨行前，我們全隊集中在×市後就開了一次規模相當大的民衆晚會。在熊熊的烈火光

燄下，我見到了常年過着愁苦生活的農民的真摯的愉快的表情，我感覺到他們對我們純真而又略帶羞澀的友誼分外親愛可珍。我想，能長期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該多好啊！」

從以上的敘述，我們相信，雖然短短的一個暑假，他們已經在『沉默的泥土』裏播下民主的種子。他們火一般的熱情已經開始點燃人民力量的火燄。我想，這樣的工作隊一多，該是對農村工作何等偉大的幫助啊！

\*

\*

\*

辦學校是知識份子下鄉後最可能作的事情，也是最容易獲得信仰的事情，但是辦鄉村教育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決不能把城市內的經驗照樣搬去應用，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教育孩子時應當尊重家長的意見，和適合農村的情形。可以先作一個調查研究，然後再決定教育的形式和內容。家長們的意見通常只有兩種：（一）希望孩子能升學，（二）希望孩子能學到點適用的本事：寫信、記帳、打算盤這一套。在品格方面都希望孩子能够『敬老尊長』，『明理知事』，『勤勞樸實』。在鄉村中前者多是比較富裕的家庭，為數極少，後者多半是貧苦的家庭，為數極多。所以在一個學校中，就應當把少數希望升學的學生提出來教普通學制規定

的課程，而於大部份不能升學的學生，應當特別編實用教材來教授。這些貧苦的學生往往要幫助家庭工作，所以時間上也得遷就他們，白天沒有時間，晚上也好。

在陝北有個模範教師名叫陶端予，她從實際經驗裏得出的教學方法，是值得我們介紹的。

比如在教字時，先從簡單的日用字開始。先舉實物，實物不便就畫圖，然後再教字。講課時先舉具體事實，講解內容，然後再教文字。在教小的小孩識字時，也是非常有趣的，例如先教基本筆劃字，如一、二、三、十、口、人，以後由簡到繁，一步一步的教。如先學「十」字，十字戴帽子是「千」字，「千」字加一腿是「升」字，「十」字加兩點是「斗」，十字加一橫是「土」，「土」字戴帽子是「王」，「王」字長麻子是「玉」。又如先學「口」字，「口」中生舌頭是「日」字，「口」內生「十」字是「田」，「田」字出頭是「由」，「由」字生尾是「申」，「申」字上下加兩橫是「車」，「車」上搭蓬蓬是「軍」，「軍」隊坐車子是「運」。又利用發音及字邊的部首來教字，如先學「青」字，加三點水是清水的「清」，有日頭是晴天的「晴」，請人吃飯要言傳，加上「言」字邊是「請」字等。又如以

會意來幫助記憶，如三人晒日頭是「春」字；區是一塊地方，但有進口，所以寫成「匚」，區中有好多人口所以是「區」字。「身」字上面是頭，後面一豎是脊椎骨，中間是肋骨，下面兩腿，正在邁步前進等。

教材方面，她是根據老百姓的生活及現實的經驗來編：如「山青水綠好莊稼，楊家灣是我的家，男耕女織勤生產，書房還有小娃娃。」「種豆子，結豆莢；種瓜子，結南瓜；種下什麼有什麼」之類。到割麥時她聯成：「五月大，割麥忙，學生娃娃出書房。」四月棉花該下種了，她聯成：「四月裏來棗發芽，家家戶戶種棉花，溫水泡籽柴灰拌，向陽川地把種下。」在提倡衛生時她聯了：「井水乾淨井水清，毛坑積肥又衛生，注意衛生少生病，財興人旺喜盈盈。」在提倡植樹時她聯了：「家有百棵桑，子子孫孫有衣裳，家有百棵楊，打柴不用把山上。」有關個人家庭社會的也編作教材，如：「我姓×名叫××，今年××歲，××省××縣人，現住××鄉××村，爸爸×××現在×××作事。」「楊家灣村有二十一戶，富農二戶，中農九戶。……」

也用孩子的生活作教材，這樣可收得文化教導的兩重效果。例如，木瓜熟時，有一個叫

在長的孩子，成天想上山打木瓜吃，就誤了學習和勞動，勸告也沒有效果。一天上課時，她聯了：「黃瓜開花花，小雞叫媽媽。在長上山打木瓜，來娃下田鋤小蔬，你看誰是好娃娃。」於是在長羞紅了臉，連忙告罪，再也不敢。

算術課方面，爲了適應農村的條件，以心算珠算爲重心。最初學數目名稱的各種記法，度量衡單位的記法及其運用，如認票子、丈布、量糧、過稱。再從心算開始，後加珠算，附加筆算，還學記出入流水賬。

根據她的經驗，教育孩子的基本辦法，就是使孩子懂道理，啓發小孩子的自覺心，要使他們服從道理，而不是服從教員或家長，明白教育是爲了自己好，這樣就可以作到教員學生一條心，學校就好辦了。

此外她還有幾個方法，值得介紹：

(一)小先生制。在楊家灣小學裏，這麼多的小孩，只有一個教員。「小先生」就非常必要。開始時，大孩子怕就誤了自己的功課，小孩子們也不服氣，只能採取臨時的或利用接近的關係來幫助。後來陶先生着手小先生教育，獎勵互助精神，以大家學校大家辦的道理團

結了一部份好學生，使他們成了學校的中堅，使他們能够幫助管理學校，代教員上課，照顧小孩子等。這些工作，翻開楊家灣小學學生的日記看，就可以知道已經成了他們心上的義務了。他們寫着：

「昨天給小娃娃上課。心上想，怎樣能把小娃娃的課上好；心裏又想，怎樣給小娃娃寫句子。」（姜芬說）

「文富貴說，他再不調皮了。我要下決心，好！幫助他！」（劉鎖說）

「聽說英英給狗咬了，不知是不是瘋的，明天要小娃娃路上注意。」（來娃說）

教員去開會時，在半個月的會期中，娃娃們自動到學校去學習，照舊檢查衛生，記日記，學寫信。大娃娃還教了小娃娃，一次架都沒有打。這種小先生的精神不僅限於小先生身上，同時又是全校性的教育，這樣就可減去不少糾紛。

（二）個人計劃，大家競賽。訂計劃後，更能使學習勞動成爲孩子自己的事，提高孩子的自動性。計劃是根據家庭情形，家長意見，由孩子自己提出，教員幫助製訂。舉行競賽的目的，是爲了進行經常的比較，督促孩子經常關心自己的進步，以鼓舞完成計劃的熱心，執

行時要避免一度緊張而後疲乏的毛病。

(三) 討論啓發。在討論時，教員先提出題目，學生發言討論，教員再插問啓發，最後得出的結論就是教材。這樣小孩子通過了腦筋而獲得一定的結論，印象深，教員也可以從中學習兒童心理，地方風俗習慣，民衆的看法等。例如：「抗屬的孩子聽到了上學不花錢的閒言去找教師，教師就帶着孩子們開了個會。先討論什麼是抗屬，再談抗日軍人爲什麼要丟下家庭，拚着自己的血肉到前方去打仗。然後再談既然他們是爲了保護大家能過豐衣足食的生活而去打仗，是捨己爲羣，是光榮的，他的家屬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呢？我們學校對抗屬的孩子應該怎樣呢？最後就「入情入理」的得出「光榮、敬愛、優待」的結論來，再由抗屬孩子來談談他們在學校裏的感覺，把聽到的閒言加以解釋，這樣就上了一課。」

此外陶端予又督促學生參加家庭勞動，她對於一個調皮學生訓練的成績如下：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識字            三〇個            九〇個            一七〇個            二八〇個

担水            六次            三一次            缺            三六次

掃院 五次 一六次 缺 二一次

漏炕 二八次 一八次 缺 六次

陶端予一面利用種種方法教育小孩，又利用孩子們回去教育或動員家長，於是有的孩子成了家庭衛生的檢查者，有的孩子成爲村識字組的小先生。她領導學生走出了學校圍牆，走向社會、政府和家庭。她根據人民的需要在摸索中創造出這樣偉大的成績來，給予鄉村教育工作莫大的啓示。

在雲南騰衝和順鄉工作了兩年半的寸樹聲教授的鄉村教育經驗也是值得我們參攷的。樹聲先生在和順鄉作一個初級中學校的校長，他的教育方針是：

(一)實施嚴格訓練。他認爲嚴格的訓練，對於背負着幾千年的因襲的中國青年是必要的，是有益的。

(二)使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使學校存在於社會內成爲鄉村人民所愛護的指導中心，不應該使學校成爲象牙之塔的特殊存在，以致學生成爲高蹈的，與社會及生產脫離的特殊人物。



(三) 鄉村教育的目的應該是養成「在教室裏在圖書館裏是優秀的知識的學習者，而出了教室和圖書館又是優秀的生產者」，——「一種新型的人才。」

在這樣方針之下，他先以獅子搏兔的力量禁絕學生們吸香煙、賭博、喝酒、吃零食的惡習。再同學生家長及鄉里士紳聯合起來監督學生不良的行動。更發動學生走出校門，積極參加農村福利勞動，如救火、冬耕、保護森林、保護農作等。這些在他的一本書——「兩年的鄉村工作」裏談得極詳細。

此外還有一種方法是值得參考的。成都慈惠堂收養的學生，除唸書外，他們捲草菸、做紙盒子、打草鞋、做竹器。這些技術都請了技師教，成品在市面出售，利潤津貼學生。他們每天到工作時間，各組往各組的工作室，有條不紊的工作。鄉村中的兒童既然大半是貧苦人家的子弟，除唸書外，作點簡單手工藝，以增加經濟收入，也是有益的。

在學校中還可以把一些宣傳性的東西，寫成短的音樂性強的詩歌，教給小孩子，讓他們隨口去唱，很可能通過孩子把這些東西傳達給一般農民。他們在不知不覺當中是容易接受的。

合作社是一種與農民有切身利益的經濟組織，又是團結農民最有力量的東西，它可分爲消費、購買、運銷、信用、生產等數種。可以應地方的需要鼓勵農民組織。不過組織合作社，往往是非常困難的。因爲以前有些合作社曾經是土豪劣紳變相剝削農民的工具，強迫農民出了股本，結果農民不但不得着利益，反而股本被侵吞。所以一提到『合作社』，農民對它的印象就不大好。而且在鄉村中提起『出錢』二字，往往就使窮苦的人感到頭痛。因爲他們年年月月在出錢，但一出去就從沒有回來過。所以一提到『出錢』就不加考慮，認爲又是剝削來了。而況有些人又是真正不能出錢。因此農人不肯把自己的血汗輕易信托旁人，生怕旁人會捲起錢跑；又不願和人合作，生怕別人多佔了便宜。但是，這些心理都是惡劣的社會環境養成的。只要我們有好的辦法，真爲多數貧苦農民的福利，善於說服，更表現出成績來讓他們看到，他們一定會很快的來要求加入的。這裏舉一個辦合作社者的經驗作參考。

邱廣辛先生——一個熱情的農村工作者，他燃燒着如火的熱情走到華南一個貧瘠的山村。經過了三天的調查，便決定在起着中心領導作用的××村，展開工作。他認爲惟有那一

處的工作展開了，其他各處才有辦法。通過一位當地的同學關係，他去見了保長。保長還是一個忠厚人，因為是同姓的關係，感情很快的就融洽起來。後來他利用寒假在那裏辦了一個補習班，保長看見他新的教育方法很覺滿意，於是堅決辭退了以前的教師，要他留在那兒教書。

工作的半年過去了。他曾用建立服務處、開辦農民夜校的方式去團結教育羣衆，但是並沒有收到什麼成果，多數農民由於住家分散，由於饑寒的嚴重打擊，除了謀生一項事情之外，什麼事情都不感興趣。問題已經很清楚的擺在面前，如果他們的工作不和眼前的饑荒問題聯繫起來，而老是以前喊口號的一套，農村工作是休想展開的。

經過多方的探詢、考慮、研究之後，他們計劃建立一個『木薯生產合作社』，準備通過這種與農民有切身利益的組織方式，去團結廣泛的農民，而在長期的工作過程中，給他們以適當的教育。

當時據他們估計，這種組織有這樣幾種方便的條件：第一，這種組織形式是完全屬於經濟性質的，它可能得鄉村父老的支持，不致遭受某種阻礙。而且那時政府會有獎勵人民進行

木薯生產的公文發下來。第二，這一帶地方未開墾的童山很多，種木薯是輕而易舉的農作，消耗的人力和本錢不大，而且在冬季時節，大部份人是空閒無事。第三，在過去半年積極從事教育工作的過程中，他在保長及父老前取得了相當的信用，在羣衆之中亦有了相當名望。第四，他還團結了幾個有積極進取心的農民，可以作爲工作的核心和支柱。

但是當他把這種組織的意見試探性的提出時，就碰到了幾個不太好的反響。保長怕負責，更怕失敗，其他父老不很熱心。大部份農民認爲多種木薯是對的，可是不必合作。這些困難並沒有阻止他的工作決心。首先他對保長及父老們進行了耐心的說服，反覆的將合作社的內容和它的前途，發展的遠景，詳細的告訴他們。其次他團結了當地的熱心的知識份子，並通過一些較進步的農民，在夜校國民月會裏不斷的進行宣傳鼓勵的工作。另外他們更深入的去聽取羣衆的意見，吸收他們的辦法，及時對他們的疑慮和誤解進行解釋。

在當時的情形下，大家的心似乎都被說得動起來了。可是合作社的基金問題，又成爲主要的事情了，因爲沒有本錢，一切計劃都會無法進行。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他們用合作社的名義，向當地富戶貸款，結果籌足了五千元的資金。

建立的條件成熟了，宣佈章程：（一）凡十八歲至四十歲的健康男女均有權利參加。

（二）社員在開墾區內，可領取伙食費。（三）墾區是利用公家的荒山。（四）收成裏的十分之六由社員平分，十分之四作爲再生產和救濟病弱喪事之用。

在保長的號召和父老們的贊助下，農民們打了他們的算盤之後，參加的人數並不少。很快的登記了一百多名的社員，在成立大會上，他們一致喊出開荒二百畝的口號。還當場選舉了合作社的委員。在組織上爲了便利領導，並能具體的分工起見，全體社員分爲三個生產小隊，以後的工作，以小隊爲單位分別的進行開墾、種植、除草、施肥、收穫的工作。

從此每逢星期二、六爲工作日。那天一早在一片遼闊的山坡上，飛舞着一百多枝的鋤頭。

農民夜校復活了，十多個夜校學生是生產隊的積極份子。他們每晚上了一個鐘頭課之後，就談論着合作社的事情。在領導上，他們團結和推動這些積極份子，使他們在生產隊中起着模範作用。

工作過程中，由於農民的自私觀念，一些毛病表現出來了。有人故意遲到、早退、請

假，或用老的頂替工作。克服的方法，一方面在民主的社員會議上，善意的對這些不良的現象作批評。另一方面每隊分成若干組，各組劃分地區，指定株數，分頭負責，進行比賽。對於特別怠工的，在必要時施以紀律制裁。

這樣一來，工作順利的展開起來，一月內完成了開墾二百畝的計劃，以後就是下種、施肥、除草以至收穫的工作。

第二年的冬天，三萬個的木薯收好了。正當青黃不接，要餓肚子的時候，他們帶着愉快的心情在吃着木薯。每個人都這樣說：『我們應當記住誰是我們的恩人呀！』週年大會時，他們確定了一個三倍發展的計劃。這樣的事情傳開去了，不但是隣鄉，就是隔得很遠的一些鄉村，也做效這樣的建立起合作社來了。（見邱廣辛：『××村的木薯生產合作社』）

我之所以不憚麻煩的引出這段動人的經驗，不外表示創辦合作社的困難過程。但一經成功以後，農民們在這樣一種切身的經濟組織裏，自然而然的團結起來，組成民主的社員大會，發出它偉大的力量。

\*

\*

\*

以上不過是略舉數例。總之，我們到農村去，就是要爲農民服務，替農民做勤務員。所謂替農民做勤務員，就是在農民的生活工作中找工作做。能做到的無所不做，小的事情如像寫公文、契約、書信、對聯，大的事情如像治病、水利、農耕、家畜等的改進。『替農民服務也沒有什麼奧妙，只要自己與他們之間情感上化除了隔膜，使他們覺得你與他們之間並沒有根本上的差異，只不過你較多懂得一得外事，而且同鄉鄰戚友一樣事無大小均可共商一切，而且你出的主意比他們更想得開些。有了這個條件之後，再能關心他們自己的事同自己的體膚一樣，凡是有了困難都替他想想辦法，就如自己生了病要就醫，生了瘡要塗藥一樣的自然和重要，那就能够得到他們的同情。譬如農民們受了氣，你勸他幾句，說點道理來安慰他，讓他生活平靜起來。他們吃了虧，小則講講使衆人知道，也使對方明白欺侮人是不合理的，過得去也就算了。要是太吃不消的時候，你就得幫他講幾句人情，或者自己還嫌人小面窄的話，就再轉托幾個有聲望的人講點人情，只要能够稍爲公平一點，使農民少吃一點虧，無論是一升一斗的減讓或一元一角的減付，都算是好的。甚至在有些事情上，感到一個巴掌拍不響的，我們也可以多找幾個人幫幫忙，衆口同音的發出一樣的調子，這也會對事情有幫助

的。只要我們有道理，在這些問題上，替農民說句把好話並不是完全不可以的事……不能認為這些是小事。要是你忽視了這些「小事」的話，就是在鄉下處了三五年，也做不出什麼大事來的。萬一在那兒真的有了什麼大事發生，由於你一向與他們沒有聯繫，沒有人相信你，當時你就聲嘶力竭，事件仍會照着它自己的方向發展，與你是毫不相干的。因此，我們在農村工作中，也須要把那種只習慣於「大刀闊斧」而看不見農民「一點一滴」的現實要求與利益的毛病改變一下。那隻會在順利的情況下廢寢忘食，而在不順利的情況下就束手無策的人們，應當深切的去考慮自己的責任：——當人民的勤務員。人民的要求與希望，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樣迫切的。我們應當在不同的情況下以不同的方式與辦法去替他們解決可能解決的問題。只要能夠這樣，我們的事情是應接不暇的啊。」（江慕農：『論農村工作』）

我們這樣做下去，就不僅取得農民對我們的信仰，而且可以從實際生活中使農民漸漸認識到集體的力量，認識到農民苦難生活的根源。當農民大眾敢於提出他們的基本要求時，他們就有可能為他們的基本利益而奮鬥。那就是我們為農民服務的農村工作的前途。



## 介紹幾個模範工作者（附錄）

### 一 彭湃

彭湃先生，廣東人。他出身於年收千多石租的大地主家庭，但他是一個嚮往自由解放的殉道者。在當時，他認識了農民力量的偉大，認識了農民是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主要動力之一。因此在一九二一年後，他就決心做農民運動。他對於一般知識份子的生活，絲毫不留戀，放下架子，竭忠盡智，深入農村，為農民服務。

開始的時候，他遭到各色各樣的困難。一般地主說他是神經病發作，他的家庭內除三五兄弟不置可否外，全家都恨之入骨，他的長兄甚至要殺他。同時在農民方面，起初因為他穿學生洋服，戴白帽子，一看見他，都以為是要賑收捐的先生，僅僅應酬幾句客套話就遠遠避開了。

這些困難，都不能挫折他的鋼鐵一樣的決心。對於反對者，他不放在心裏，對於農民，彭湃取着向農民學習的態度。他改換方法，穿着像農民一樣，混入農民當中，解釋農民切身痛苦的原因，如何解除農民痛苦的方法等等，這樣一來，不久他就得着少數青年農民的同情，他幫助他們成爲展開農民運動的幹部。

根據當時當地的情形，在得到一些青年農民幹部後，他就極力進行農會的組織。開始時，農民不知道農民會有什麼力量，入會有什麼好處和必要，加入的很少。他所組織的農會，最初的會員僅有先進農民數十人。後來有非會員農民對於某一會員農民，想抵賴人命，數十農會會員都齊心幫助會員農民，才將這事件合理地解決了。彭湃把這些事在會內外做了廣大的宣傳，增加農民對農會的信仰。不久之後，在農會的領導之下發動鬥爭，把城市土霸向農民勒索每支糞船的碼頭捐洋二毛給取消了。於是農民大眾對農會信仰大大增高，要求加入農會的一天天增多。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彭湃主持成立了海豐總農會，距他開始做農民運動的時候，僅一年半。這時農會會員已有十萬人，佔全縣人口十分之一。總農會的工作很多，只舉幾件事實

就足以證明他的成績的卓著。

先說教育工作，彭湃的農會實行了農民教育的口號，建立農民學校，實施農民實用教育，免費教農民計數、寫信、珠算、辦農會等，使他們不爲地主所騙，使農民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學校經費，則由建立農民學校的鄉村指定相當耕地作爲學田，由學校向地主租耕，種子肥料由農會出錢，農具牛隻人工則分由入學學生的父兄負擔。到刈草的時候，由先生領導學生到學田去，把學生分爲甲乙丙丁四隊，田草也分爲甲乙丙丁四段，每隊担任刈一段來競賽。到了禾將成熟，再由父兄去收穫。除還地主田租外，剩下的送給先生做薪金。農會會員，非常喜歡這種辦法，所以辦了許多學校。海豐城市許多中小學生也都說，彭湃所辦的農會辦法好，都願爲農會服務。

總農會還設有衛生部，開設醫院藥房，會員免費診病，且有接產醫生，醫務很發達，也很得會員歡迎。

農會威信極高。因此，不僅農民加入農會的一天天多起來，而且有事也到農會的總仲裁部來，不管婚姻、命案、爭產、打架等等，一有爭執，遠近農民都願到仲裁部來要求解決。

仲裁部簡直代替了地主政權，成爲農民政權的雛形。

這種真正爲農民謀利益的農會，自然要遇到不少的困難，但彭湃不但是一位領導者，而且是一位策略家。困難到他身邊，總不難解決，這裏再舉幾個例子吧。

(一) 當海豐農會運動正在蓬勃發展的時候，當地的地主豪紳組織糧食維持會，以圖壓迫農民，借故逮捕農會會員數人，並想進一步消滅農會。彭湃使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動員六七千農民，進城包圍縣公署，逼得縣政府不得不釋放被捕的農民，使得地主豪紳多時不敢向農會進攻。

(二) 彭湃一方面提出減租減息等改善農民生活的口號，一方面也提出改良農業等對地方有利益的口號。因此許多開明的地主也同情彭湃，使農會運動很快的從海豐普遍到陸豐、惠陽、紫金、惠來、普寧各縣。農會會員共約十三萬四千人。

(三) 東江海陸豐本來是陳炯明軍閥的老巢，陳炯明不贊成農會，但企圖利用彭湃名字以收買人心。彭湃知道得清清楚楚，然而彭湃不但不爲陳炯明所利用，反而利用陳炯明的口頭贊成農會運動，利用陳炯明的捐款，利用陳炯明釋放被捕農會會員的電報等等，以便利農

會運動的進行。

(四)農會運動被壓迫後，澎湃和其他同志數人，走到汕頭及香港等城市的工人羣衆中去，以求農民運動獲得工人的援助，得到很好的結果。這證明他那時就已深切懂得農民運動要和工人大衆運動結合的道理。

因爲澎湃以無比的熱心爲農民服務，終於把東江十餘縣的農民團結起來。雖然由於陳炯明的反動，後來澎湃不得不離開故鄉，運動也一時受到催殘，但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時代，仍然起了偉大的作用。

## 二 寸樹聲

寸樹聲先生，前西北聯合大學教授，雲南騰衝和順鄉人。他在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到三十一年五月兩年半的農村工作當中，建立了輝煌的成績。

樹聲先生離開了家鄉二十年，雖然他的頭髮已經禿了，但他抱着青年人的熱情，滿腔高興地放棄了都市生活，被故鄉的父老子弟迎接，回到了家鄉。

和順鄉是騰衝縣裏文化水準較高、財富比較平均的一個鄉村。九百餘戶的住家，百年以來，每一家平均至少有二人以上在緬甸經商。長期商業上的儲蓄，使他們建築了整齊的住宅，發達了他們的文化。遠出國外經商的青年子弟等募了一筆基金，組織了一個和順崇新會，促進地方教育文化事業，辦學校，出報紙。尤其重要的是這鄉住民的祖先，都是一三八一年遠征雲南的三江兩湖陝甘四川的將士。

樹聲先生回鄉後，第一件工作是就任新創的益羣中學的校長。因為距離省會遠，交通不便，這一鄉每年約七十名的小學畢業生，能到騰衝中學升學的不過四五人，到昆明升學的，二十年來只有二三人。益羣中學的創立，不僅能够提高鄉村青年的智識水準，解決了他們就學的困難，並且還有作為社會事業發展的中心的偉大任務。根據這瞭解，他提出了學校與社會打成一片，教育與生產打成一片的嚴格訓練的主張。儘量減低學生家長的負擔，學費按照經濟狀況繳納，最高年納七十五元，最低僅二十五元。住校生食米用具由學校用廉價供給。其他學校所有的苛捐雜稅，如衛生費、體育費、特別費之類一概廢除。在課程方面為適應地方需要，特設緬甸文一科，開國內學校先例，厲行月考制度，培養學生自尊心。一切勞作包

括清潔、衛生、除草、種菜、挑土、潄池、甚至全鄉道路的大掃除，也完全由學生擔任。學生着短褲、穿草鞋、挑糞箕、學習冬耕、植樹、保護森林、禁漁種種活動。

接着他又兼任本鄉的小學校長和圖書館長，鄉公所文化股主任。小學中學和圖書館都在同一地址，小學又是供給中學學生的來源，兩校學生又都是圖書館的主要閱覽者。把這三個機構一元化，不但是合理而且是必要的。兩年半工作的結果，是全鄉學齡兒童百分之九十九進了學校，連三十歲以下的最後一批女文盲也被肅清了。

第二件工作是社會事業的推動。在農村委員會的名義之下，有水利、小春、森利三股。具體工作是在秋收後強制各農家從事冬耕，禁止家畜在田野裏放牧，疏淘小河，修理溝渠，開挖河道，保護魚類之繁殖，保護森林和有計劃的植林。學校方面的作爲，得了人民的信賴，農村委員會的工作也得到人民的支持，在極短的期間收穫到出乎意外的成績。

由於這地方的人口稀少，商業資本的活動，土司地方和鄰縣保山兩大農業區域之存在，使居民的祖先放棄了從中原帶來的冬耕技能，秋收以後田畝都成公共家畜牧場。然而，本地的食糧生產却只够三個月的消費。滇緬路通車以後，保山的輸出量減少，騰衝糧食價格受了

顯著的影響。必須設法說服農民，使之儘量利用地方，增加生產。問題的解決，第一是保護農產物。發動全體學生爲名譽巡察員，嚴格防範家畜的放牧和偷竊。第二是示範工作。由學生在公有田上共同栽種了三畝小麥。第三是鼓勵。成績優良的，農委會給以獎金。第一次的耕作面積總數三百畝，收入最多的達國幣三千元以上的純益。到第二年和順鄉的冬耕，便達到了預定目標十分之九的成績了。根據兩年的經驗，把下種時期、肥料種類、利用土地的性質和受獎農民的收穫量，對照着作成比較表，印發給農民，奠定了以後這地方的增產事業的基礎。

接着是水利工作的進行。當地的大盈江由於人爲的急角度的曲折和失於疏濬，夏秋間一遇暴雨，河水卽泛濫，損害稻作，有時還會潰決河岸，鬧成水災。農委會在得了農民的信賴以後，召集人民會議，決定田主負擔經費，佃農負擔勞力，經過了三個多月的勞作，完成了第一步的疏濬工作。同時挖掘的新河道也順利完成了。說也奇怪，三十年夏季河水瀑漲到十幾年未有的程度，全鄉田畝變成一面鏡子，似乎是上天特意來試驗這部份工作的有效與否似的。果然要六七天才退的水位，不到三天工夫，連最低下的田畝，也露出秧苗來了。農民跳



着高興，我們的校長也快活得跳下河去作一次蛙式游泳，顯露出他那和年齡不相趁的青年活力。

接着爲着穩定工資，規定每一日的勞動工資爲兩升米。爲着保護魚類，增加生產量，由農委會嚴禁殲滅性的捕捉，發動學生巡察。爲着燃料的需要和風景的培養，嚴禁燒山，發動大規模的植林運動。這些工作，一樣樣在合理的計劃之下展開了。

三十一年五月九日，敵人侵入騰衝。樹聲先生被迫揮淚別家園，離開了他兩年來所全副精神從事的工作。八日，樹聲先生對學生上最後一課，他說：「時局的情形，你們都知道了。我們以爲不能來到騰衝的敵人，已經只離我們三四十里了。我們只恨我們沒有自衛的力量，恨我不能保護你們、領導你們。學校從今天起只有停課，將來總有一天又能開學上課。但是那時在這裏上課講授的人不是我，是不是你們，就不知道了。……平時對你們所說的話不要忘記。你們要在堅苦的環境裏，磨練你們的精神，在鬥爭裏發展你們的力量。……我相信每一個黃帝的子孫，是不會當順民，不甘心做奴隸的。……」校長哭了，學生也哭了。

（節錄吳晗「讀「兩年半的鄉村工作」」）

### 三 江慕農

江慕農先生是一個都市裏的知識份子，在他認識了民主運動的基礎在農民以後，便毅然決然放下士大夫架子，跑進農村，爲農民服務，替農民當勤務員。他的工作是艱苦的，他遇到的困難是多方面的，但在一年之後，他與農民大眾簡直密切得像親人一樣，農民甚至對他說出：『我們以後生死患難都要在一起』的真心話來。

當他剛準備下鄉的時候，許多朋友都告訴他，鄉村生活是如何艱苦，農民是如何粗笨，鄉村的文化是如何閉塞，鄉村工作是如何困難。……這些話會引起他一陣的猶豫。

『姑且去試試看。』他在心裏盤算着，終於硬着頭皮，收拾好行李下鄉去了。

到了一個離縣城約五十里的鄉村，在一座道光二年建造的大廟裏，他當了保國民學校的教員。他一個人教了程度不齊的三班人。在白天裏哄哄嚷嚷鬧做一圈，對於他那焦燥的性質正如火上澆油，真有點兒耐不住，一直要到下午放學，才可以得到一點寧靜的休息。起初他不大敢出門，只好躺在床上，回憶着朋友們的『諍言』，與白天看到的蓬頭赤足的農夫們，

披上袈裟一樣的短襖，脚桿手臂上都鼓起蚯蚓似的青筋，「粗野落後」的想法又浮現起來。天黑了，沒有電燈，自己把桐油燈點燃，擺在寢室裏凸凹不平的方桌上，準備翻一翻從城裏帶來的幾本書。肚子餓了，只好自己劈柴、洗鍋、有時就坐在灶門邊一面吹火，一面借着柴火的光讀書，光是閃灼不勻的，印書的紙又壞，翻了幾頁，眼睛實在受不住，又不得不停下來。在這樣的生活中心，他一天的堅持下去。

住久了，和農民們在不知不覺間，逐漸熟悉起來，放學以後也就敢出門了。偶爾也去同農民們攀談，在攀談中他會用一些攏攏統統的大問題，如像「戰爭對你們影響如何？」「在政府的動員抗戰號召之下，你們採取什麼態度？」之類，把農民們弄得無言以對，或是答非所問，再進一步作解釋，還是徒費唇舌，常弄得不歡而散。這些使他焦急到萬分，而且有點失望。

「真是太落後，太閉塞了呀！」他嘆息起來了。

這種生活與工作情況會使他苦悶，甚至在「去留」間徘徊很久。終於下定決心，「去」是與初衷相反，而且一遭困難就向後轉，也太笑話了。這才打消了「去」志，從新堅持下

來。

於是他立定主意，首先想把學校辦好，開始研究過去學校辦壞了的原因與家長對學校的希望，得到了兩個結論：

「一、以前是師生互騙，先生騙學生的學錢俸米，學生騙先生的分數評語，偷懶不讀書，以致學生程度低劣，讀了幾年，連姓名都寫不起，更不用說寫信、掛賬一類的事。孩子們放學回家以後，像是什麼作客的人一樣，又懶又調皮，不肯遵守禮俗，男女無別，長幼無序，大人干涉他們，還要回嘴說是「老頑固不開通」。家長們非常討厭這個，認為孩子們本

事沒學得一點，壞習氣倒學會了。

「二、辦事人不負責任，挪用學款，假公濟私。學校有報銷，無設備，致使鄉人不滿，甚至提出「停學」的要求來。「停學」只是無辦法中的氣話，其實一般人還是希望有所好學校，使子弟們讀書識字提高身份。」

他根據這些情況，決定了教學方針是：提高學生程度，使學問與實際聯繫起來，學校與家庭打成一片，教孩子們勤儉樸實，貧苦的孩子半工半讀，上午在家幫助生產，下午來校

唸書。此外，他更向辦事人商量改進學校辦法，力求以少數的錢做更多的事，能節省就節省。他同學生一齊動手修窗糊壁，並製了一些圖表，把牆壁裝飾起來，圖表上載明了某某學生的成績。

如此一年之後，的確收到一些效果。由於學生的程度提高了，大大的改善了家長們對學校的觀感。他和學生家長間的關係也就密切起來。他常到農民家裏去坐坐，泥手泥腳的農夫，也敢於跑進他的寢室，在床舖上，桌凳上，隨便坐，隨便靠了。

「可能時他爲他們解答一些問題，譬如『政府的法令是如何規定的？』『兵役如何才算公允？』『徵糧借糧的標準如何？』『土地法上如何規定地租利息？』等等。雖然他平時對於這些問題沒有十分忽略，但總覺得平時研究得太不切實，以致許多問題搞不清楚。幸喜他還帶了幾本關於這方面的書。爲了解答實際問題，他開始學習起來。他覺得他可能在這鄉村裏學到許多寶貴的東西。

他與農民的來往，越來越頻繁，他不但被看成好朋友，好先生，甚至成了他們的法律顧問，排難解紛的人。他教好了的孩子，在縣城裏升學都考得很好，升了學的孩子們回鄉以後

也喜歡同他保持舊有的關係。尤其在年假暑假，他那裏更是熱鬧。在縣城省城讀書的幾個大中學生和高小學生，都擠在一堆了。他們漫談時事，討論閱讀，有時也談談戀愛、戲劇和電影。

後來，他建議那些學生捐錢辦一個短期民衆學校，他們自己做老師。他們贊成了，親自去動員各自的兄弟叔姪鄰人，湊合得濟濟一堂。他們很熱心的教和學。在教學中提出了這一類問題：戰爭這樣打下去要怎麼辦？鄉鎮保甲委員之類的不法行爲如何才能糾正？怎樣才能使我們的正確號召實現？他們以樸素的口吻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要求，如「我們抽了籤，就希望不再亂拉人；我們出了軍糧馬料，就希望駐軍不再下鄉砍柴拉菜；我們捱了租，就希望不要再要我們上會請酒。」「我們硬是負擔不起格，請先生們出個主意，看有啥辦法。」他們這樣說。

於是他們吹談的範圍擴大了。那批「粗」朋友也參加進去了，以前時事討論、閱讀討論的題目也無形轉變了。有一次一個佃戶與一個地主爲了捱租穀的事情發生了口角，地主用旱菸桿把佃戶打得頭破血流。那個佃戶就連哭帶跑的跑到學校裏去訴苦，請大家替他個法子。

大家就嚷了一陣。老粗們冒起火來：「世界上的事就沒有個規矩了嗎？他打人！我們！哼！」頓足擦袖的就要出發的樣子。他當時感到事情有點棘手，就建議他們大家去向那地主求一個減租的人情。大家鬧哄哄的去了，地主老爺心裏有點急，把鄉長找來，還是沒有辦法，只好答應要求，讓了佃戶的租，還給了醫藥費。

以後他更努力的在那兒工作，處處爲農民的利益着想。農民們對他感激萬分，向他說：「我們以後生死患難都要在一起。」

他受了萬分的感動，在他的自述裏會這樣說：「當初我會看不起他們，以爲他們粗笨、污濁、太落後，到這時才知他們情感是豐富的，真誠的。人格高尚、心地純潔，那更是我們見所未見。如今我才知道我是真正在學習了，真正在工作了。我要這樣不斷的更好的工作下去，學習下去。」

#### 四 一個理科學生

這裏再介紹一位下鄉的理科朋友，他的成績也是很可觀的。

這位朋友是在鄉下一個小學裏教自然課。學校的設備說不上，同時學生的程度又低落得驚人。要畢業的學生連空氣是什麼，打雷、閃電是怎麼回事，都弄不清楚。上課時呆呆地望着你，一發問就低頭不做聲。書能背，却不能問，更不能用。

他想到實驗室，想到圖書館，想到同學的互相研究和教授們的熱心指導。看到這裏一無所有，學生又這樣無知，更想到前途，不禁興起茫然之感。轉去又不大好。住一期再說。同時想到既決心來為農民服務，他們低落，就應該想法怎樣才能提高，沒有設備，就應該另外想辦法，便又鼓起勇氣來。

他先從把書教好做起。他把教科書活用起來，講堂從室內搬到室外。學生比較活躍了。學生提出的問題，很多難於回答，深感自己的不够，當被問題難住時，只好寫信到原住的學校去求解決。

他又利用日常物品做了不少實驗。如教空氣的成份、空氣的作用和壓力時，他的儀器是兩個一大一小的玻璃瓶，一個菜碗，兩盞油燈，飯灶和竹筒等。每個學生都能做。從這個教學中，孩子們不僅懂得空氣和生物的關係，燃燒的作用，而且也學會灶要如何造，鍋要安好



高，柴要怎樣燒，才能耗費少而火力強，稻草堆應放在通風的地方才能避免『天火』燒。他又叫學生們放『孔明燈』，放風箏，做竹蜻蜓，他們從實際中更了解飛機、飛機上升的原理。學生把實驗帶回家庭，家裏人像看把戲似的覺得驚奇着。一面說，新學有道理，一面佩服老師的高明。同事間的信仰也建立起來，——和他們的關係更好了。

他也向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學了不少知識和經驗，更把那些好的經驗普遍起來。一個姓官的學生，他家以種蘿蔔著名，大的有十多斤重一個，曾在縣上賽會得過獎。他就向他們領教，並要了些種子回去種，——他們的種子不輕易給人的，結果也很好。第二年再分給其他學生回去種，學生的家長非常高興，孩子們種的蘿蔔比自己大得多。

那地方種蘿的人很多，春天種下蘿子，鴉雀成羣飛來啄食。農民在田周遭竹柵，用竹索聯繫，鴉雀飛來，一拉繩，各處竹柵都響了。但經常要人看守，直到苗長出來。一天，他和學生在附近一個水碾研究水力的利用，一個學生提出，『我們可不可以利用水力來拉動蘿田的竹柵。』新問題吸住大家，各人都在用腦筋。有人提出把周圍蘿田的竹索連通，繫在碾房的麵篩上，麵篩一往復，竹柵就作響。但有人提出，這只是適用於有水碾的地方，沒有水碾

的怎樣辦？有的說用水車，但又太費事，農民一定不願幹。學生在溝邊玩，把竹片拋向溝裏，流水把竹片沖走。這給他很大的啓示，想起爲什麼不用一塊木板兩端連繫竹柳，讓流水來拉動；但水去不返，這一實驗的結果，反把別人的竹架拉倒了。留下的問題，是用什麼方法使木板轉來。經過兩天的研究，才想到利用兩根彈性強的竹竿，牢豎在兩岸，把蘆田的竹柳和水上的木板聯繫起來，流水沖走木板，把竹竿拉灣，木板出水，藉竹竿的彈力再把木板彈回。這樣一往復，竹柳響動了。水不斷的流，竹柳也不斷的響，鴉雀不敢來，不必有人守着。這一成功驚動了周圍的農民，他們都來參觀。田主人特別感激，接着上下流一些地方也照樣做了。

校長是江蘇人，也是個研究自然科學的。爲了實際上替農民服務，他們做造了一架打穀機，江浙一些農村已經實用過了。利用兩個大圓筒，筒上反釘了很密的洋釘，用一足踏板，使兩筒作反向轉動，把割下的稻桿放在筒間，穀子便紛紛地落下。據初次不熟練的操作和人工打穀比較試驗的結果，一架打穀機一個人的效率，超過兩張斗四人打的效率。農民看了很高興，一些人爭着借。另外有些人開始還不願意嘗試，後來看着實在好，大家都來學，

普遍借用了。

爲了要編印民衆課本，他也研究過膠質複印。晚上和禮拜天的時間，大都化在這上面。一個火爐，一只銅鍋，一桿盤稱，一個洋鐵長方淺盤，起初用石花菜和甘油，熬了幾次，因黏潤性不大，印不到幾張。後來改用漂膠和甘油，也熬了幾次，結果複印到五十張。不用蠟紙，墨水簡單（紫色顏料和甘油火酒的混合液），複印方便。只要把在油紙上寫好的字反覆在膠板上，板印製成，便一張一張印去。不用時拿海棉澆開水拭抹，壞了可重化一次，又可保持字畫的真跡，非常美觀。

學校買了些常用藥，他配了些油膏和藥液給孩子們治病。後來鄰近的人也來找他。有個五歲的女孩，肚門上生了一個瘡，流黃水，癢、痛。在場上花了幾百元沒有醫好。找着他，配了一瓶稀昇汞液給她洗，再塗上鋅養粉，不幾次就好了。他又用昇汞和硫黃的豬油膏治好幾個久未治好的「鷄屎堆」。他的名聲更響了。（節錄宇文「記一位理科朋友的下鄉」）

活生